

番遞代以是而循環又立勸勵之方給到以優勞如有斬敵之功論功以行賞則人皆樂於守禦勇於戰鬥矣遠議者又曰戍卒馬畜調度其煩以一道軍資之儲固不能以支持也則臣以謂自古賢君良將餉邊之策莫不以置屯田為先故趙充國行之於浩亶諸葛亮置之於渭南有以省轉輸之勞足以致兵食之饒自義州至閭延數百里之間擇膏腴可耕之地宜以此法行之可也然此特居久土著然後可行也方今野人之害滋甚則豈待屯田廣軍食然後往哉臣竊謂納粟補官之策是錯行之於漢而其兵食足以支數歲之久是雖是錯智囊之淺謀然亦一時可行之良法也且其西北諸郡遊子官士行旅之徒賫持糧餉往來京都與諸道者不為不多而又西北一道地接上國富商大賈積粟於彼者亦未嘗少也臣以謂使彼遊宦行旅商賈之轉糧運粟者從其自願輸納於彼受牒而來各隨所受之處而充洽則彼皆利於轉輸而猶懼不及矣國無飛芻輓粟之勞而有居積致粟之利矣一簡步卒之勇敢者數百每以數十人作一隊授有勇略偏裨之將分師潛入隱伏林莽窳伺寨里夜抵其居齊放火砲弓弩若雷之迅若颶之颶掩其不虞掠其人物則彼畏之深於大衆自然誑服彼用詭謀邀我歸路固

為可疑我師入境須先伏兵以備不虞彼亦無能為矣臣竊聞間延江界等處口子之戍僧有軍額而未能應敵者良繇之精勵之本智勇之長耳願自今擇平境土官中有材俊者與夫其道嘗為甲士有武略者為編將各授精兵數十人俾守口子築烟臺以謹乍候行巡綽以嚴警守且敵人可揭可厲之處鋪鐵蒺藜可行船之處張鐵網以防不虞水邊各官自間延至義州諸口子莫不皆然則百歲之內彼雖怨深力欲報復忌於犯難終不敢肆毒矣一或謂間延慈城兩邑及各處口子屯軍其少邊戍單弱賊之來侵也唯恐其身之見擄何暇有捕賊之心乎必增兵額倍徙於前值賊入寇捕獲無餘賊不敢復犯矣臣謂此策甚善然兵額倍徙則軍食從之間延慈城等處山川險阻無平衍沃饒之利則趙充國屯田之策不可施於此地也我國人民率皆貧窶無有鉅貲者其晁錯入粟實邊之謀不可行於今日也軍食不繼雖欲增兵其可得乎或謂增定平安南道軍人各贖其糧何軍食之足憂乎然平安一道人民之役倍於他道彼我使臣迎送固不可廢而又增北戍之兵倍徙於前則將有不遂其生者矣臣竊觀趙將李牧居鴈門備匈奴謹烽火三間諜匈奴入盜急入收保非徒匈奴至於趙之邊兵皆以為劫然

趙卒無見擄凶奴無所得卒成大功天下稱之至今傳以爲良將也臣
伏惟念野人入寇要害之處高築烟臺悉如中國之制具鼓角火砲稍
有賊氣伐鼓吹角放砲則俄頃之間聲達邑城而人民畜產可及收入
賊亦知其有備不敢越江矣縱或越江野無所掠必空來空去矣兵法
曰攻不足者守有餘此之謂也如是則賊無所利必不得復來侵矣至
若當三農人民布野之時每有賊氣隨即入城則農業廢矣若不收入
則或有見獲之患當此之時選士卒精勇者於要害就草畜牧以爲耕
田者遊兵亦可也或謂間延慈城等處山谷阻陜樹木茂密觀望不通
烟臺不可設也臣謂山谷雖陜豈無通望處乎樹木雖密豈至砲角之
聲不達乎或又謂漢武帝大征凶奴威振北方終漢之世無有凶奴
之患今我 殿下撫綏野人至矣盡矣而尚搜化屢行剽竊當舉大兵直
到窟穴盡誅醜類使無遺種可也臣愚以爲不可武帝大征之後雖無
大舉入侵之事剽掠邊境史不絕書且帝王之師出於萬全今與大兵
往壓其境雖有克獲之功遺孽未盡則後輒報復鼠竊狗盜無有窮時
邊民受禍益甚而國家之興師勞民恐倍於今日矣且彼賊有備不如
曩時之不意也况其地險不宜行兵乎不幸有一將一卒死傷於兵

司則豈不損 駸下之威靈乎一野人之地與我國異焉上下山阪出入溪澗我國之馬不與也險道傾仄且馳且射我國之騎不與也向者使賊類授首束手者以其突入不意也今歲之夏再略邊鄙者恐彼賊之引兵詭謀也矧爾此人邈在北裔言語嗜欲之不同衣冠誦令之各異得其人不得爲民得其財不足爲用則豈可動兵遠加而疲勞我衆乎但法帝王待夷之道來則撫之去則不追盡吾備邊之策而已臣請以備邊之道枚舉而言之間廼義州之間皆受敵之境也城子固當近置而程途遙遠賊雖來侵而隣邑不知則城堡雖設而猶有未備也野人之境近我北鄙登山潛來先殺看望之軍侵掠閭閻之間則旣候雖設而猶有未盡也臣願自今閭廼義州之間每十里爲一城各遣良將以守之則彼賊雖來隣邑相望而足以相救矣擇遠望之岡陵稽上國之制度高築烟臺晝夜相望若有賊變以烟火諭之則營鎮望烟火足以及應敵旣候登高臺庶不被賊害此國家禦敵之急務也孟子曰築斯城也與民守之城堡旣增則軍額亦不可不加也議者以謂以下三道軍人如周時防秋之例迺番更戍可也臣以謂不可也大抵懷土之心難以遏室家之念不可禁也則不可以南極遙遠之民置之北鄙

也而况北鄙南道之相距其舍非一二舍其行非一二日困於徃返疲
於道路見其行也如往棄市以如是之心而成遯矣之士則當其赴敵
曷能死戰不如選常居者為室屋具田器勿論公私妻奴婢加定軍額
私處奴婢則以他處各司奴婢給之公處奴婢則是亦為國家之事何
必給之又募民免罪拜爵復其家予冬夏衣廩野人入驅而能止所驅
者以其半予之則隣邑相救助赴戰不避死非以德國家也欲全親戚
妻子而利其財也嗟夫兵者國之爪牙也食者兵之命脉也非兵無以
守城非食無以給兵然則運糧之勞尤不可以不慮也議者以為或運
於農隙之時或授之犯罪之人以給戍卒可也臣以為不可也山川險
阻道路遙遐老幼負持於風霜之苦牛馬斃死於冰雪之日其人民困
苦之狀曷勝言哉昔趙克國屯田浩畹而先零莫入諸葛亮雜耕渭濱
而兵糧有餘然則屯田乃足食之良策也宜使沿邊之民無事則服田
力穡有警則釋耒荷戈又行晁錯入粟拜爵之法則庶免飛藹輓粟之
勞也足食之策豈徒是哉黃海平安兩道從仕於京師者非不多也行
旅於下道者非不衆也募此輩納粟於邊受米於京者各以多少為差
而給之則是亦塞下多粟之一端也一戎國大事其成敗利鈍在乎將

之得失今國家沿邊將帥非不擇也然昇平日久人不知兵所用皆非
前日所試之人也故以名用之屢致蹉跌誠可恨也自今既以慎揀而
遣之矣使得以便宜從事觀其布置設施則不待臨陳亦足以知其不可
矣如其可者久任而責效如無足觀即加罷黜不拘考期則雖非素試庶不
至於蹉跌矣臣又竊念將苟待人不必別遣他將以臨之也備邊之策糧餉
爲本備糧之道屯田爲上然國家行之於南邊沿海沃壤之地而尚未
爭見其利況於閭延等官之險阻磽薄而可見其利乎是未敢定議於
今日也鬻爵之策前賢言其非是固爲確論也然權宜之術救時之
政亦出於不得已也故宋真宗雖備見漢唐之弊或因備邊或因水旱
亦嘗舉行以濟其急然隨舉隨罷不爲經久之策故卒不至於有弊是
可謂得之矣又自唐以來有度僧之法即今之度牒也其視鬻爵尤爲
弊法也然宋神宗修河東城陝西糴穀亦皆以僧牒而爲之是雖不足爲
法國家於京中營繕已嘗度僧矣今日之事視此尤不得已也亦可以
權宜而爲之也閭延等官道路險惡轉輸甚難一道受弊莫此爲大乞
於江界附近熙川等各官分二三處輸納南道各官租稅聽民僧諭之江
界等官定其石數以爲高下補官給牒或有願以私備之粟而輸納之

者亦可以聽苟能如此庶少紓民力而有補於備邊矣乃依宋制隨舉隨罷而不許他道則亦可以無弊矣又募商賈或輸或納者以下三道魚鹽及倭人所獻丹木銅鐵等物留各浦各官者倍價償之此雖所償有限亦一策也古者邊塞必置亭障者所以伺敵也今閩延等官口子之外只置窺望未設亭障是未可也窺望之人隱在高處望敵去來而已不足以威敵也若於沿邊列置亭障其去相望間於口子之間分置軍卒常伺賊來賊來欲渡俯而射之以沮其鋒揚旗吹角以報其傍近口子聞角相救如是則每障雖不過五六人足以制賊矣又沿江列戍角聲相聞連亘數郡非但自警因以耀武賊必知懼不敢輕犯亦足以威敵矣乞令審其要害量置亭障分軍更戍一以備不虞一以憎賊情可也且彼人性本多疑戰不以夜必以朝故可使軍士每於未明分登亭障吹角三通以相知報方午亦如之以爲恒式一制禦之策在於得人而任用之莫若嚴其罪舉之法使之薦舉得智勇過人材兼文武者使之典郡郡守邑宰皆如檀子黔夫而保民如子教民忠義以施方略則民政修明軍務畢張而能成制禦之謀矣禦侮之要在於擇士卒而預養之莫若渙頒綸命曉諭中外敦加勸勉冀民庶之勇敢願爲敵愾

者遷於公諸郡優其賞典蠲其徭賦使之習其戰鬥之事知其死長
之義則能成斬敵之功矣軍師之需莫若糗糧之俱足爲今之計轉移
畿縣軍糧輸於黃海道并其道軍需以次轉於閭延等郡不計年月漸
以輸納且募民庶自輸殺粟於慈城等處優給價直勸課農桑敦加
訓諭使不失時家給民足國富兵強則姦賊膽落而邊境以寧一軍師
之嚴莫若器仗之鮮明爲今之計命監司將帥精造鎧甲槍劍均輸諸
翼改修金鼓旗纛分隸口子以至弓弩火藥莫不猛烈使我義軍器
仗之精銳眩耀賊群軍容之光燄迸射賊徒則姦謀沮喪而邊邑寧謐
一不教民戰孟氏之戒而况戰勝攻敵不有訓練之功而遽戰其能成
百戰百勝之績乎乞沿邊之氓口子之軍皆習馳馬試劍之藝又教臨
機應敵之略爲將帥者嚴示賞罰常加勸懲人皆百夫之特則賊有畏
恟而不敢犯塞一蠢爾滿住潛懷盜竊入寇門庭則不可不利用禦之
臣愚計田夫野叟常時操戈荷鍤沿邊戍卒晝夜張弓挾矢安不忘危
常若對敵偶有入寇一案則諸柵部將勒兵鼓角奔往格殺折衝斬獲
毋事守壁據城無示弱之勢則賊無不突之謀境之侵掠之憂一臣等
竊聞戰不必勝不苟接刃攻不必取不苟勞衆况戎狄可以計取難與

力爭彼滿住之心豈謂其衆可以抗王師其智可以勝廟筭而敢肆毒如是者徒以險遠之爲足恃耳臣等聞賊界崖壑深阻樹木叢茂人不通行雖有蹊徑嚙尾相隨難以並行彼若知大軍之至一夫先據要害則進退狼狽危不可測矣雖乘其無備直擣巢穴彼必鳥驚獸駭奔竄山藪茫如捕風卒無所獲又有可慮者焉懸師深入或值雨雪所阻鄰寇所接糧道不能通管柵無所設雖良將勁卒不得施其智勇矣往者師出萬全實睿謀之所運然亦天幸可一不可再也且忽剌溫諸蕃之強種其衆甚盛頃者來寇每爲黨援倘知有變必爲犄角其鋒不可犯也又聞滿住等因我前覺徙其舊居今若見攻又深入忽刺溫地面哨之以利構成豐隙則彼將連引其類更生一敵兵連禍結殆無寧時豈孤城小堡所能當哉尤不可不慮也昔趙充國之言曰善戰者致人不致於人爲今之計莫若申嚴守禦之備先爲制勝之術以逸擊勞此禦戎之長策也慈城間延兩郡沿江居民俱不滿百戶散處山谷守堊不足以相助每爲賊之所掠徒損國威無益邊事可令移居近內可耕之地以安其業仍於舊地廣設屯田且耕且戍則旣無蹙地之嫌又無被擄之患又於兩郡設鎮置節制使擇其要害口子除授千戶修其城柵

浚其溝池增其士卒明其方略築烟臺以望虜之往來遠間諜以覘虜
之情狀女探伺得實則倣宋朝之法厚加賞賚寇大至則閉壘以待變
小至則夾攻以制勝如是則彼將攻不能勝掠無所獲進有腹背受敵
之虞退有首尾難救之患而終必畏服不敢爲寇邊境寧謐矣一婆猪
江防禦則閭延乃其要衝豈可以他州視之哉臣聞主將聲聞可以距
敵今年少秩罕者爲鎮守雖有武藝其於彼人聞見似爲未便依咸
吉道慶源會寧鎮例以有名望二品爲節制使以重聲勢何如一閭延
四口子相距一百十餘里本邑馬兵一百餘名分上下番步兵三十分
上下番南道馬兵一百步兵五十甲士十五搃馬兵一百六十餘名步
兵六十餘名以此數少軍人於本邑城子及四口子分守其於示敵以
強之義未便地廣兵少則雖有智將亦難矣况趙明干口子越江則彼
境大山臨壓我疆我兵之強弱農人男女箇箇數之矣賊人窺伺指點
如此而四子所守軍馬甚少安能威服賊心乎宜命平安道番上侍衛
及各色軍內從附近加出三四百名赴防又於薰豆趙明干等要害口
子各以馬兵一百常守不離權管千戶差定嚴加考察以實防禦千戶
則擇道內可當五六品以上別立賞罰之法一閭延等處非徒野入入

寇始而境連大國各鎮口子武備不可虛疎以示弱而以啓窺伺之心也向日之入寇不在於他專在示之虛弱而狗鼠之計易生也冰合之際彼兇徒好畋樂遊之時也炎天霾雨切忌遠出之時也必於所忌時而來掠者以待都巡撫使還朝武備虛弱也自間延彼人入寇所經之鎮與口子審量所宜果可置鎮則置鎮果可口子則置口子若有賊變則晝烟夜火相報亦量其救兵可及處而列置鎮又令某口子某鎮有變則其鎮兵突至及救遂書之於冊著之於令以嚴兵鎮然徒設而未能實之以兵豈有示威之實乎自平壤以北軍士內不得已除侍衛差備外並令分屬諸鎮以嚴軍鎮且東西北兩界閑良子弟亦多驍勇之士亦令勸誘自募赴鎮及其成功超等賞職以爲遷轉之路又諸鎮中央要害可當處別置巨鎮特命有威望良將爲節制兼統諸鎮依平壤府例除土官爲半分屬又各司權知主事五尉一以平壤例入屬第其軍功高下及入屬年月仕官勤慢都目遷轉則不須推刷而軍額日增威望赫赫又上項軍鎮彼土連境屯守戍禦之備不可不嚴而不虞之備無時可忽也上項兵卒若爲不足則願依上國例東西兩界分農軍令執其役分屬諸鎮當其無變時常使習鍊武事當其遇變突擊碎

之以嚴視聽以備不虞彼烏入兇徒聞風自遁不足憂矣竊復思之彼兇輩但以貌具人形以心包豺狼雖資之以金帛與之以膏粱猶未厭其望不足為矣竊恐制禦之要莫切於鎮將正其師旅以嚴視聽來則待之以信義犯則擊之以示威武不窮追而已一閭延等處各口子軍卒數少不能禦敵須擇家產饒足者充定騎步軍又一藝入格者補為甲士給奉足三戶除給祿自八品至五品以下遷轉使正兵二千名常守各口子則人皆盡力禦敵矣上項正兵不足則平壤寧邊土官受職者無功勞而虛授爵祿請移設於閭延慈城其中不能射御者擇壯勇能騎步者充差使之戍禦又平壤寧邊義州船軍防禦不緊雖有倭變須經慶尚全羅忠清京畿黃海道乃至於此且今倭人自來賓服臣願上項船軍除減其半移守閭延等處各口子且平安道新甲士取才上中下入格者多給奉足赴防以赴防到宿多少土官及甲士職充差將上項軍人每十里為一口子或五十名或百名分定擇其中有武略人定為牌頭其賊騎來往要害處則每五里為一口子若有賊變當敵口子吹角則左右口子夾而攻之如是賊必盡數捕獲而居民亦安於農業自然阜實矣一移甲山之兵於惠山城子使同良之賊不得窺伺其餘彼

賊出來之處各築城堡多蓄火砲分差武勇者為裨將曰千戶選善射
善槍者為羽翼曰伴僮常防不虞使熟知道路穎悟謹慎者為仵候謹
烽火預知賊變隨即入保城堡察賊多少量敵戰守無變則事農業其
防禦之卒於黃海平安兩道選驍勇者復其戶分屬各處輪番迺代其
道監司嚴糾軍額欠闕都節制使督責守禦則庶幾乎賊不得肆毒矣
雖不別遣大臣可也且彼野人人面獸心不可以義理曉也彼賊不念
聖上綏撫之恩常懷狗鼠之計賊殺農民罪莫大焉臣愚以為別選
善走驍勇者或募自願捕賊受賞者聚為一隊各賫糗糧佩持槍劍潛
入彼處犯夜縱火焚燒家舍因而致討今月一里來月一里如是則彼
將恐懼或深入或順服雖不動衆致討自然歸順來庭矣一間延防禦
軍額之數馬兵則并本邑南道之卒不過二百餘人步兵并本邑南道
亦不過八十而其中下番土民歸農則其步兵常守防禦之數不滿八
十用此卒守一城應波敵尚且不周况分遣各口子防禦則本邑戍禦
之卒甚少而各處赴防之卒以少野人乘其不意潛師越江攻奪木柵
殺掠農民深入城底縱橫肆毒為邑守者量我軍寡畏彼人衆雖有可
擒之勢可救之理魂奪魄喪畏縮不出以待敵人恣行侵掠退師越

江然後徐師緩兵逗遛不進以追逐不及爲言且減其所擄人口牛馬之數有乖聖朝禦戎之策臣切恨之議者或以爲雖將此卒而謹旣候慎烽火預知敵人之來則可以應變無擄掠之患矣是誠不知弱固不可以敵強小固不可以敵衆之意也今夏來侵彼敵之數倍於我師則雖預知而應變勝敗未可知也爲今之計莫若加兵備禦其南道諸郡接居翼兵及侍衛牌次次推移加以二倍之數輪番赴防分守諸柵以應敵變則兵勢稍振而可以制禦矣一平安一道濱海各浦船軍幾至三千五百餘名邇來海寇頓絕並皆掛船方務他事臣願量減其數以充南道赴防軍額則閭延赴防軍額益增而南道軍額不減於昔矣議者若曰雖無海寇減其船軍有乖於聖人以備不虞之戒矣則臣亦願閭延軍糧轉輸之際平民人馬勞困倍於他道量其留船之數使助轉輸之役則勞逸庶均而轉輸稍易矣一閭延防禦每年秋冬遣大臣運籌施策以應敵變其備禦之慮至矣盡矣然將相一身所係非輕去就動靜便有國家輕重彼滿住者雖負險不服敢肆跳梁其計不過鼠竊非敵國之比也臣願擇邊將以謹防禦其制敵軍機一委都節制使施行監司隨而考察則雖不遣大臣可以應變而國家之體尊矣一李滿住

等近在邦域之側朝夕相望宜其懷恩感化願爲臣僕今乃歲侵邊境
罪惡貫盈此而可紓孰其懲戒是乃門庭之寇利用禦之者也癸丑之
行雖未得首賊其連續使人陽爲納款者亦恐我國之致討也今若再
舉終懷憂懼雖不自遠遁必無今日之患矣若夫守禦之方緩撫之信
則國家之布置將帥之方略至精至詳筭無遺策在鎮守者守之而已
捨此而他求則必迂遠而非道也所有合行事理開列于後一曰選將
帥夫將帥不可不選也爲將帥當與士卒同心若父兄之愛子弟子弟
之事父兄然後可以濟事也癸丑之征有一二將帥昧於義理待士卒
如土芥罵士卒如奴僕以此人懷二心幾至無功此已然之明驗也二
曰運軍糧閭延江界等處所儲軍糧不過四萬餘石若舉大事當先運
糧之術無他馬人之所望者無如名爵令人納粟江界以多少賜爵有
差其鴨綠江漕運之事仍議施行則動衆而軍需足矣三曰增士氣癸丑
年赴征官軍論功等第賜職有差凡爲令典然其間鎮撫千戶百戶提
小牌知印令史以至校尉監考之屬皆勤勞從役而未蒙其賞權令此
輩得受一級則今之從役者樂於赴征而士氣增益矣四曰加軍器平
安一這戶口之盛無如此時者也各官守今因循舊弊自擇精銳者或

稱曰守或稱時波赤或稱阿者赤多般各色甚爲未便其充定軍人一百名處加四十名二百名處加八十名以此遞加則軍額自加而征戰無難矣一道內各官所在旗麾錚鼓角數小不秩去癸丑年軍器監所送唐絹各色旗麾及錚鼓常用或破毀或闕失其弊可慮又千百戶無定制十人內百戶或三四人或無一人殊失什伍置長之法且平壤府界首大處軍士內馬匹不實者居三之二不寧唯是當身或病弱或專不習弓者頗多而職秩則皆五七七八品也其才不稱職之弊亦不可不正也此無他西班除授之人不取才故也因此效死之士百無一二每當江邊各官赴防之時連連在逃今後東班次第遷轉者西班受職之人令監司都節制使一同依甲士取才例試才等第啓聞除授其各官百戶亦令十置一名差下仍令攸司考其來歷以杜僥倖之弊且各處每朔赴防逃軍監司悉令收贖以爲旗麾錚鼓修補之資一此界軍士本無奴婢非他道軍士比也今當赴防事緊時不計寒暑險遠之路畏糧往來人馬困苦令其道監司都節制使分揀子枝多少優給奉足慰功勞一或者曰李滿住不悔前非專務報復辜負 聖恩侵我邊鄙殺掠人民至于再三罪惡貫盈天地所不容神人所共憤再興大兵

往問其由殄殲無遺邊患庶可除矣臣愚以爲動則相時古人之訓近
半以來由歉相仍田禾薄收民不殷富平安之人加之以閭延江界等
處沿江戍役行賚居送人民消乏馬畜困斃又况平安軍糧癸丑出征
支破之後當今所儲不足充萬軍五六月之費其不可也必矣夫聖君
之牧夷狄也待之有備禦之有常雖稽顙稱臣而邊城不弛固守強梁
肆虐而兵革不加遠征期令境內獲安邊鄙不侵而已臣伏願限以數
年休息士卒喂養戰馬儲峙糧餉待可爲之時因可乘之勢賊衆之多
寡窟穴之形勢道路之遠近無不審察而熟知然後命將帥選精銳腹
背俱進奇正相乘上下山坂往來截擊則彼爲鼎魚不得逃矣可以得
萬全之計而雪數年之恥矣一古者內郡之縣有令而已邊縣則又置
障塞尉臣謂諸口子防戍之處擇率伍中慣於戎事可爲頭目者依此
例或稱百戶千戶官給差牒以統攝其軍其有勤謹守禦多方布置灼
有其效則亦依土官例設爵以賞彼必榮於身樂於効職而自勸矣其
懶慢不勤久無一效者輒罪之如是則戍卒有統屬而不敢怠肆競皆
効死而勿去矣一臣聞秦之長城雖曰無益胡人之未易入於中國者
未必非此戎爲之固也臣聞自閭延地面至江界沿江除地勢本險入

邊難到外或築堡或樹柵以防其突入之路亦不爲無益矣一命會其
界備詳艱險者細論其地形勢如無劔閣潼關之險則雖興師討罪殲
厥種類可也如其有之不可輕敵取禍也爲今之計莫若慎簡良將申
嚴邊備且使南道防禦士卒每歲觀兵于疆屯留數月以示徃征之勢
則彼必畏懼家息之不遑何暇治農以營生業亦安有敢拒侵掠之心
乎縱不引類而遠去其將恐爲臣僕可立而待矣臣又聞彼野人者生
長山谷如遇急難則必依木以生而婆猪江兩岸樹木叅天人謂伐十
木見一星言其密也故彼之出入必依於此窺覘我之虛實我之晝望
者不得遐望而每陷於術中此亦不可不慮也願以觀兵之衆伐盡彼
疆之木無所蔽礙則吾之晝望遠而彼之依處無矣此論雖非制禦之
大法其於却敵之方不無小補一國家補充軍及革去寺社奴婢之數
不爲不多黃海平安兩道補充軍寺社奴婢專屬烟臺之任迺番守禦
考其功以之賞職則人自力戰而能守境土也一北邊防守軍額最難
充也臣願刷謀背本主奴隸與夫再犯盜賊之人皆令守塞如有州胥
驛吏自願赴防者聽從其願永免其役並使充軍則自然軍額充而邊
患息矣一東西兩界我國藩鎮之最巨者也守禦不可不固而前日兵

曹以宿衛虛疎啓聞內禁別侍衛甲士等使不得防禦其居重御輕之意則可謂善矣然以一國之極邊爲一國重鎮而苟無精兵之助則邊將雖強安能獨制野人乎且兩道閑良之有武才者蓋寡雖出禁軍數百人以守邊疆豈至宿衛虛疎乎伏望兩道都節制使及僉節制使等赴任時依前例令兵曹抄錄衆所共知有武略者啓聞防禦一野人之地山蹊雖險螻蟻之封也血氣雖強怒蛙之勇也以我國精兵數萬統之元老乘時而進倚東角西攻南擊北勢如破竹則螻蟻不得以保其封怒蛙不得以肆其勇殄殲無遺猶反掌也在 聖上酌而行之耳一平安一道之人自癸丑北征之後或赴防或運糧獨受勞苦其生可哀願自今間廼等處赴防軍內本道軍額爲半減數更迭息肩仍使各道閑居侍衛牌及每年春秋赴都試閑良子弟並其京中留後司工商富人之中有能射術者作正軍雖無武藝有財產者作奉足正軍一人優給奉足五名分三番輪次赴防其軍額加倍前數且間廼地面口子等木柵不實戍卒鮮少故一遇侵掠自救不贍何暇相救乎願令堅修木柵量其口子受敵緩急分置戍軍屯兵之數倍於前日又擇有智略者定爲千戶百戶以統其軍各設仵候以望賊變一有氣色則吹角放火以此

傳號各率所統軍士并力救援如有立功者量功大小大則超等賞職
小則隨宜賞賜雖無立功以勞成役者悉除檢職暢情其成役之制依
宋人防秋之法每冬月敵人侵暴之時兩營成者皆在疆圉以捍外侮
則本道之人息肩而樂業遣戍之士慕爵而自勵軍情自此而和成禦
由是而嚴矣一國家法令詳密而犯法之人比比有之願自今罪當徒
流充軍者勿置他郡皆屬閭延以補軍額重罪應贖者其贖物自輸閭
延以資軍需則非徒有益於邊郡弄法之奸亦從此而息矣一寧邊一
道中央都節制使常在於此實爲夫便限野人懷心順服都節制使常在
江界巡環滿浦等處江界節制使則常在慈城與郡守巡行趙明于小
南里等處常常考察則士無關失而防禦有實矣一始勤終怠人之常
情也如得亞夫子儀之賢則任之以誠可矣凡中人之情久則慢心
生而逸欲肆焉何以威惠服人以成克敵之功乎願自今邊將考滿即
令遞代一臣妄謂野人者人面獸心固不可以或武服亦不可以仁義
懷也惟盡其守禦之備而已方今守禦之策非不至也而鼠竊之患猶
未弭者無他乘其將卒懈怠之時也夫抵人情居安處則戒懼之所易
忘久歲月則怠忽之所由生也爲邊將者當其受命之初孰不欲執訊

獲醜以成敵愾之功哉及其戍邊也被甲待敵不日不月戒嚴之心常
如初至之日者鮮矣又其士卒負其堅城顧其妻子臨敵如歸市者百
無一二焉以怠忽之將率顧戀之卒見敵而首竄臨戰而退避此所以
豺狼之肆暴邊民之被擄也臣愚妄謂閭延邑城使其守令率其鄉邑
之民以盡守禦之道於越江彼境擇其要害樹其木柵而使南邊遠代
之卒京外揀募之士往戍其柵乃擇武將俾率其兵死生予奪委之於
將爲將帥者知賊來之無日爲士卒者知死生之在前被甲而食枕戈
而卧秣馬注矢以待敵則雖數萬之衆不敢侮予况彼烏合鼠竊之醜
乎或者以爲一柵戍卒不下五百運糧之弊殆將不勝臣亦非不知其
難也臣妄謂南道更戍之卒使自贏糧京外揀募之士乃給公廩則一
歲軍需計之千石矣其運輸之弊猶爲小也或者又謂婆猪之疆雖野
人之所據乃上國之疆土也非我朝所得而立柵也臣妄謂非得上國
之疆以自肥也暫營小柵以防盜賊而已况申此意以奏朝廷何不可
之有乎夫立柵彼疆雖非長久之術苟能如此則野人畏我侵伐而反
自防禦如其來侵則士卒各自爲戰而勇氣自陪一戰而勝以示其威
則蠢茲滿住革面執壤之不暇何有鼠竊狗偷之心乎一野人俗尚兇

悍好爲報復而怨隙已成部落雖小實爲勁卒而地接北戎則禦侮之方制勝之道不可不慮也年前再來入我口子侵我邑城今年又來殺獲農民但聞來侵之報未見克捷之書者何哉臣妄謂賊騎群至將卒單弱未敢出戰閉城自保而已當其還退亦未能縱兵窮追故也臣請擇望重位高有智略者爲之鎮將召募中外壯實驍勇之士與鎮兵同爲屯守重立賞職之格作新士氣使知生辱死榮之義又令節制使率其兵馬屯于城外隱處特遣監察糾舉逗遛期以一年觀望待變賊若秋冬不來則春夏必來矣城中之兵開門出戰城外之兵衝突其後則腹背受敵敗圯必矣乘此奔敗之勢鳴錚擊鼓追奔逐北先於要路分置伏兵追兵至噪聲應之余鼓俱發夾攻則進退狼狽全軍覆沒必無隻輪之返滿任之頭立致麾下邊境之民可以按堵也如是則雖未免一歲之勞永絕侵陵之患矣更圖大舉臨其窟穴洒除遺種期以後日猶爲未晚也一臣竊念自古禦戎之策不越乎攻守二事而已謹守封疆來則禦之制寇之常道也興兵致討禁暴除亂禦戎之權宜也其制禦之方得失之論稽諸史策可見也夫事機有利害措置有得失時勢各異形變不同胡可一於綏撫而不用武乎來服則施綏撫之恩有豐則振

征討之威平時則嚴備禦之法三者並行然後可以無不虞之患而合禦戎之經矣國家待滿住撫綏之恩無所不至備禦之方猶有未盡今閭延守禦解冰之後恃其一江之隔不謹乍候不置烽燧遂啓戎心以致不虞殺虜人畜殆無虛歲是其任將之非才措置之失宜而又有一子所領者皆非其人之故也當其要害之處量置候望以伺出入各於口子分遣智勇之人築烟臺以相望設火炮以相聞一處有急則輒使農民入保附近口子望風聞聲奔走相救以備不虞之患方其秋稼未收之時分遣精銳數萬之衆殄殲無遺以絕根株則庶可合禦戎經權之道矣今當征討既行豐隙已成雖哨以金帛誘以義理彼寇報復之心曷嘗斯須忘哉今不大舉掃滅則四時守禦之勞反有加於致討之弊矣一自古制禦有二策曰征討撫綏而已征討則收功似速而勝敗難期撫綏則經營雖久而降滅可冀是以周宣王之薄伐詩人美之趙充國之獻謀宣帝納之固不徒恃兵甲之微倖亦不但施懷來之姑息耳彼李滿住者山間小虜也負其山蹊之險托彼忽刺溫之勢狙伏草莽之間潛肆狗鼠之計其罪貫盈不可赦也大舉入伐永絕北顧之憂此其時也然賊之所以如此者無非為前日討罪之舉耳今復入伐則

其憤益深報復不已今我之邊境未實何以當之臣竊聞滿住之部落
星散未有法令之統故其心不一而間有異同之議焉麾下如是則其
他種類豈亦皆從滿住之令而不有構釁之端乎且自北伐之後滿住
自生嫌疑徙居北地又負鼠竊之罪常恐天討之且至巢林坐甲人無
固志以其勢觀之可以利誘而携貳之也况彼賊資之於我而以爲生
生者則必無專事寇掠以絕恩信之意也昔高麗之盛時東西女真之
俗契丹渤海之民絡繹降附皆威德之致也歷世之君推誠納之故能
擴兩界之地以復肅慎之封彼婆猪小種雖帶中朝爵號密邇我境於
此於彼背向無常實中國羈縻之人非與契丹渤海之民比也苟能向
化而來則受而撫之亦無納叛之疑近來挈家而來者隨即追還豈不
塞歸化之路有虧招遠之德哉臣愚以爲今此釁隙姑置勿論懷之如
舊使者來則館待之益厚如以賊中情狀來告者勿問真僞皆賞之募
義來居者亦納之勿拒則賊之狐疑瓦解已附者盡輸其情未來者咸
願叩關滿住雖獨倨強勢將孤矣恩信既洽賊勢既孤兵甲既完糧餉
既足當東作之時乃觀兵於邊境佯示入伐之意則滿住益恐離巢而
客食廢耕而遠遁暴露日久衆叛親離可翹足待矣及其秋成之時陳

兵關外因田取糧遣一使介諭之曰大兵之來所以誅有罪也汝曹明白自別毋就并滅若自捕斬以贖前罪者即以功之大小賞賜有差仍以所獲財物與之則彼雖禽獸其所以避害而就利畏死亡而愛親戚與人同也孰不效力自就殲滅乎如是則賊既畏威德又愛未穀不待而刃稽首歸降矣議者謂來則懲而禦之去則備而守之此聖王禦夷之道也今若舉兵入塞則無乃復蹈前轍以開邊釁乎臣則以為舜之於三苗徂征而後修文德高宗之於鬼方至于三年乃克之漢文帝約和於匈奴而終見數叛唐太宗稱臣於突厥而卒被侵掠蓋夷虜不情反後多詐豈專倚於修文而不耀兵威終為賊之所誤也哉臣觀自開關以來中國之於夷狄不用武威但用恩信以為久安者未之見也一郡兵救寨之時若空城而出則根本危矣賊如知其其虛實誘忽刺溫諸種而來多張疑兵數道並寇別出奇兵以乘則根本危虛腹背受敵進退惟谷矣請分郡兵為三四隊一為守兵餘為遊兵諸寨有急遊兵赴救而守兵為城守一村落之民耕稼則布野收獲則入保或出或入其業無恒豈有攸久永業之計哉請擇要害口子修立城寨量道里遠近并數寨居民保聚一寨四時防護則各保父母妻子各愛牛馬財物備之

無遺策戰之無餘力若寨軍數少者以官軍延之差遣千戶各兼數寨鎮撫一邊備之所重在於戰馬與糧餉而已馬之壯長非一二年之所養也間延等處本非產馬之地軍吏之馬率多駑駘且頻年入侵虜掠多矣生產貧薄卒難辦馬如復有寇其將何以請將諸道牧養馬匹可充內廐外其餘五六歲已上可用戰馬者擇送北邊遍賜軍吏一北邊之用非唯兵食布帛亦宜並畜而布帛出於南方南方之賦盜利居多我東方盜竈固多而其利未有大補於經費此摧場無法而指置失方也請依唐宋之法各道置場籍記竈戶因舊貫法便宜和賣自全羅至黃海盜利所出布帛船運于平壤安州等處以次轉輸北邊以資士卒周急野人賜給一近因數宥盜賊滋蔓傷命取物其害慘於滿住不可置之國中以長甘惡也強盜及三犯竊盜外其餘賊黨並論本罪後依宋朝軍卒刺字之法刺其面左右曰某賊某籍某姓名使不得混於常流悉送北邊以充候望廝養之卒如有消磨墨畫謀避者及九人容隱者皆重論若盜者私賤則以公賤代給仍屬邊城奴婢何如一北邊民居蕭索驛路彫弊賊之來朝必知虛實議者皆曰徙南方之民以實其地可也然南方編民安土力農以供賦役豈宜刷出以召重遷之怨謀

本役挈家流移及懋遷有無浮遊大賈則逃漏版籍網利積財有損於民無益於國者也挾居驛戶詐稱驛吏附托鄉吏稱爲奉足則城狐社鼠窺免賦役此以良民棄於無用之地者也各官豪猾之吏侵漁百姓操弄守令此害政蠹民之尤者也大路之驛則勞擾多端若慶尚之召村沙斤全羅之丹巖則本爲小路驛戶繁夥定數立馬之外無役者頗多各官奴婢多小不同多者守令漫不知其數皆爲鄉吏使喚蓋此數件人物悉宜推刷以充邊境何如一野賊成群入寇則托以忽刺溫鼠竊狗偷則曰散居部落不從吾言者之爲也賊之姦狡國家如見肺肝尚且優容賞其來使周其窘急德至厚也然其爲人狼戾頑癡思雖重而終背怨雖微而必報不可以信義待之反覆黠詐不似人類以其饕餮無厭加有必報之志爲寇爲掠日以孔熾其勢不一震盪則不止也而今朝議專欲以德義服之臣恐終不能感而化也我常用德義而寬恩彼常逞頑兇而肆毒有苗豎固不服而已不爲肆毒也然舜尚征之臣願數賊之罪曰汝之窟穴密邇於我自我祖宗待之以信綏之以恩來告飢寒周之優厚欲來從仕亦無不聽古之大國字小之仁較之於今有加無減汝受爵 天子被其命服居 天子地得守蕃鎮恃其荒遠逆

天子命侵我疆場今踰二紀天子軫慮下詔禁約至寸再三汝視之
蔑如寇掠尤甚汝非禽獸亦有人面戴天履地何敢如是我是以有
年之師擄汝妻子得汝牛馬家財既而還之一無遺失汝不爲恩作惡
不已屢擾我邊掠我人物我不得已上告天子已蒙允可今命大將
興師問罪汝其知之繼以大軍長驅而進分擊部落俾無噍類賊或逃
竄則燒其窟穴分軍屯營長圍壁壘時出擊之以示久留期於盡殲之
使之不得農作如此數年則勢將遠遁矣其或窮困歸命乞和令其渠
魁子弟爲質則疆域之民庶可安寢矣議者曰禦戎之道來則禦之去
則勿追此古今之格言也然此獫狁突厥契丹之類專據西北與中國
抗敵不可力制者之謂也與此螻蟻之輩大不同也又曰踰峻嶺大江
而山徑崎嶇狹窄僅容一人之行進軍爲難是爲不然古有鑿山通道
而行軍者有遇絕壁以氈自裹推轉而下將士攀木緣崖魚貫以進而
取國者誠以不法不測之險不能成奇功也又以峻嶺爲憂則由義州
昌城碧潼越江而北賊之窟穴亦不甚遠進軍運糧分道而行有何不
可一自古隣國交惡則必有反間必行間諜不如此則無以得敵情而
乘豐隙也今彼小寇或稱聘獻或稱忽刺溫聲息而遣人不絕者必是

覘我也我絕不遣人何由得其情乘其隙乎今其衆不及千其謀不過鼠竊諸郡巢穴隔異若行反間而或劫之以兵或誘之以利則自相離二疑阻而其黨自分其強易弱而謀益衰勢益孤矣唯連結忽刺溫爲可慮耳然其相去險遠安能數數勞師又通好諸部屢行間諜則其聲息易通而不難備預矣願於北界廣募可以反間行諜者或賞職或賞布如無應者則於京中軍士及閑良取之又無應者則於犯罪犯盜編配爲奴者取之此輩悍勇詐謀或有優於士類者如以免罪受職給布從其願厚賞則必有能行者矣且令江邊人廣學彼人言語其能言者受士官職偕應募者稱爲邊將使者連連往還交結諸部與通好倭一體行之則彼亦不至數數爲寇矣又或稱犯罪或稱避苦役或托被虜族親相見懷挾珍寶逃往諸部酋長之處淹留歲月察其謀變觀其虛弱而還亦一奇也惟其應募之人必熟審其詐謀有餘勇不懼死有父母妻子者然後可遣也如宋种世衡爲青澗將軍謀去元昊腹心之將野利王天都王以王嵩爲使授以書遣野利王所傳致元昊至於極楚極苦垂死而嵩終不易其言卒使元昊疑二將皆殺之此實邊將之奇謀也近日有野人逃來願爲臣僕者似是詐也雖知其詐佯許其款

授以軍職留之日久則必吐其情而彼之情狀可以悉矣一本朝能射御者皆兩班子弟也或顛躓失馬則雖一息難步或飲食失時則雖一二里必因此與山疋不敵明矣金羅道黃海波之頭慈恩嚴秦島等處益干壯勇無比下三道營鎮屬及各官山行除役新白丁等常習畋獵能騎能步若用此輩所謂以蠻夷攻蠻夷也臣願益干新白丁內能騎能步壯勇出衆者誘使應募或旁求選揀又於營鎮各浦赴防人內各舉一人各官住居鄉驛吏補充軍百姓勿論人戶一千以上舉二人五百以下舉一人上項各人分爲二番更迭赴防其上京之際須令監司節制使親點錄名以聞命在京將帥更加考實如前尋劣人薦舉者監司大小將帥守令等依律論之其召募及被選者令所在官以公物旌別給裝又以家風有實稱官軍無軍役品官三四戶奉足定給備縣布送熙川等處易換米穀往來助之赴防人還家爲限正奉足戶俱復其役獎勵銳氣使之爭欲成功軍官軍人內如有成功者超授京職雖未成功赴防既久則考其勤慢授以土官之職一臣聞金羅道諸島益干等人各有弓矢或置家或埋山出入常操肄習故昔當倭賊極難之時雖一夫能當數十賊不敢侵今者閭延人民屢被殺掠無一人拒敵者

是無他無弓矢唯持農器故也亦守將知令不明之致然也臣願自今無弓矢出入者罪之無弓矢在家者亦罪之如手足蹇有疾者亦令持斧使之各自備身監司節制使擲簡如上陵夷則本人及將吏皆以不操鍊軍器論又無時特命朝官考視能否以施勸戒永為恒式一古之遣戍役也必議遠邇今也每當農月遠處軍士亦令赴防以失農業誠可憐憫臣等願農月則於間延慈城以江界理山之軍移戍江界其移戍之額以熙川德川之軍充之理山移戍之額以寧邊之軍充之至於冬月則熙川德川寧邊軍士勿令赴防以均勞逸若昌城碧潼賊道阻隔防禦稍輕於夏節則只以其官軍士戍禦其使臣支持與常徭依理山江界等官例蠲免以償獲戍之勞一爵祿所以勸人心銳人氣臣等謂平安閑良之徒不為不多或騎或步輕歇取才道內甲士之數定為一千八百番上則分番為六番三百輪次上京侍衛其餘下番一千五百分為三番每番五百間延三百慈城江界各一百以口子應敵之緊歇增減分戍則祿俸不費而人人樂於爵祿不單征戍之勞矣至於冬月南道軍士赴防之時則甲士防戍之額主將臨時量減以休其勞一水合之時戍卒尤不可不多今南道之民倍從戍禦此戍周防秋之意也

然不議遠邇不定戍處故軍卒未不知所之臨時急赴道逆之勞贏糧之
苦未免有不均之歎臣等願將其道軍額預先磨勘某官軍幾名某年
某月防禦某郡定其戍處明白置簿使人人曉然共知周而復始以次
防戍則可以通有無備糧餉而有踰年歇息之利無急赴擾擾之弊矣
一募民實邊古之良法義州昌城碧潼理山江界慈城閭延等沿邊各
官閑曠可居之地萬餘結矣其中膏腴相半而絕無人居實爲未便臣
願平壤安州成川肅川中和祥原慈山郭山鐵山嘉山价川順川博川
泰川宣川隨川德川龍川江西咸從龍崗永柔三和甑山順安三登江
東殷山陽德孟山等各官軍民內量其軍額多少壯實人爲先抄出上
項沿邊各官閑曠可居之地移置安業一濟州一烏地窄人衆其俗類
以草食充飢因而賊殺牛馬豈天性本惡而然歟實因飢餓之所致也
今國家慮其賊徒興行良馬之絕種盡刷出陸分置各官寄接閭里虛
其軍丁實爲未便臣願上項之人並皆移置閭延慈城等各處勸農安
業以添軍額一閭延慈城碧潼昌城理山江界等官守今邈居遐陬既
無使客迎送之勞又無決獄治事之煩專掌守禦而賊徒往來要害
之處守禦最緊之責委諸監考而不顧都節制使亦以要衝之務付諸

守令而退處於數百里之外一不巡行考察以致今日之變以貽宵旰之憂良可痛憤罪在不赦臣願自今上項各官守令非徒取其有武藝者擇忠信有智略者其於分遣之際亦皆陞秩以示何任之意及其到任以後器械嚴整士卒訓練賊不侵欺者賞之以某事賊雖來侵備禦有能民不被擄者賞之以某事其器械不修弛令廢弛者罰之以某事賞罰之典擬議詳定立爲成憲則爲守令者知有所避而各勤厥職矣且守令與節制使勤慢考察無門甚爲未便願自今上項各官守令各口子防護考察勤慢某日其所擲簡器械無闕賊變無氣色每朔末列錄報于都觀察使都節制使都節制使各口子巡行擲簡勤慢某月某日某郡其所擲簡每三朔具錄啓聞以憑後考則庶無怠慢之弊矣一防禦之本雖令召募閒關千里糗糧之難應赴者恐未滿於 聖慮也臣竊謂方今人才之衆前古所無甲士之數加設無難宜加三千人以一千人輪番侍衛以下番五千人分爲十番每番五百人輪次赴防其赴防之人計其立番朔數加資有差立爲勞勉之典則人忘其勞而樂於赴防矣且當取才之際西北之人試取之法不拘常例但取一才則加設之際西北之人想必居多而赴防尤便矣一臣謂平安西鄙近於野

人彼賊出來要害之處非一每處置口子防禦南道軍士越涉險阻來
往更戍人馬俱困弊莫甚焉臣願沿江邊要害處築長城役平安黃海
各官軍丁尺量分授限十年造築以垂萬世無窮之惠一始勤終怠人
之常情沿邊守令待三十箇月迺代若不迺遷延歲月則習於尋常怠
心必生防禦之策必緩弛之令都節制使時巡沿邊各官練士卒施方
略毋得恒坐寧邊一平安為道境連上國使節絡繹國家之重在此一
道以小醜之故財匱民勞既不能以息信服之又不能以威武攝之則
臣恐不十年間將或有不可勝言之弊矣臣每念此不勝憂懼臣謂滿
住凶徒不過三百古人受敵人之來奔者厚賞以為鄉導前此婆猪江
來奔者比比有之國家曾不慮此一無所留非計也自今來奔者輒留
撫恤以為鄉導我以鈔卒數萬人分兵入攻則彼必於分入之路分力
以應之譬如螳螂之禦轍而韓盧之搏兔也第恐滿住自度力少挈類
遠遁使我虛費糧餉謾勞軍士也臣之拙策有三其一曰婆猪江入卦
京者至松站直向遼東自婆猪江至松站其間道路夷險遠近臣未知
也入遼東問之可也如以遼人生疑為不可則使義州通狄人語者五
六人作閒變服與狄人同潛入婆猪江審知夷險遠近然後以精卒六

七千攻之則彼必盡力以應之以精卒三千潛遣松姑却向婆猪則事出不意彼必不悟也兩軍相夾日時期會詳會計定具疏滿住等窮兇罪狀實封奏聞請道然後施行則謂必成功其二曰京居向化內擇可爲閒者以米布厚給妻子詐得罪奔入婆猪累經旬月審知事變如有鼠竊之議潛匿數日求爲賊閒出來潛通邊將反曰無備我以期日要害處伏兵待賊之來也伏兵卒起前後相攻則我可得志其三曰古者有騎將有步將各有所長不能相用擇步將四十人募卒二千依憑異戰勝樊崇赤眉之策抽募卒內二百并步將四人變服與狄同伏於道側步將三十六人各將五十爲一隊潛師突入攻其無備可得大敗當其返旆餘賊必追伏兵卒起衣服相亂賊必驚潰前兵後兵夾而相攻則殄滅可期臣聞金羅道慈仁嚴泰木津鹽干等有武才者一可當百年五十以下男丁盡數抄出充額募卒允赴征軍卒賞功已有成法擄得牛馬財物各以充賞如此令出則人物皆有敵愾之心而可以立功矣臣之所以終言步卒步將者以其輕兵銳進者可使敵不悟也一野人恣行侵掠未能追捕者邊郡聲勢單弱且邊郡之士未能謹守成法關防廢弛故也乞於間延慈城排置營鎮差僉節制使各處口子亦差萬

戶千戶以張聲執守禦之事一依成法嚴加督察不使廢弛僉節制使及萬戶千戶擇其智勇俱全者勿論職秩高下超擢叙用一蒲州之賊散處山谿部族蓋寡亦無應援之隣其爲生也幕鷲鼎魚之比而滿住乃賊中之魁一掃滿住之穴則餘皆竹破可一朝而迅掃矣縱未盡殲其類皮既不存毛將焉附宿寇遺孽自底銷亡可翹足待也第念彼賊自入寇之後疑我問罪必有備禦恐未可遽興師旅也臣願選遣驍勇分守要害堅壁固守休兵養士嚴斥候謹烽火積糧餉備器械以待數年之久然後乘其不虞大舉往討則一掃胡塵而可致止戈之期矣一禦我之策守備爲本守備之要有三曰選將帥曰精士卒曰盡方略何謂選將帥蓋攻戰之難未若守備之尤難攻戰決機於一時守備致謹於多日訓兵勸士晝警夜巡常如對敵慎終如始至於臨變被堅執銳衝突矢石爲士卒倡然後請之能守故非得忠謀勇敢之人不能然也此將帥之不可不審擇也臣意寇賊每乘其間隙彼多殺虜而我無所獲者恐將不得其人也何謂精士卒蓋江界間延之民曾與賊相雜不甚畏敵故警守不嚴卒無恒心故見敵即奔戍兵不多而其才若此將帥雖能何以有功此士卒之不可不精選也然戍卒固不可多則

糧餉難給亦不可少少則兵力不敵多少適宜兵食壯瞻然後可以久而無弊矣故精鍊果毅之士江界間延與諸口子量宜定額立五長以統之以責其任其沿邊民考除可用自募者外悉令歸農又立賞功之法奮其勞效第其差等使人人自盡可使有用然後敵可制也何謂盡方畷夫遠行候兵家之先務今賊渡江直入口子戍卒不知其不謹行俸明矣前此入寇常在水合之時今則船涉來寇而無以禦之曾無水戰之備可知矣方略之不可不盡此也或築烟臺於敵境或遠行候於彼地使之先報彼敵之變又依捕倭船之制造作輕刀水解則用水戰之備以應之則賊必不得渡江而為寇矣至於增柵堡於沿江伏弩機於要路營田以助其需募士以益其兵凡其備禦之術曲盡無遺然後守可固也此特在於任將帥之責也往者庚寅之捷壬子之勝實賴宗杜之佑神筭之明乃國家之福抑一時之幸也苟一失其利所喪不貲欲復攻之則力屈不攻則虜益侮矣故禦戎之方慎固封守使敵不得侵侮策之上也待其來寇戰勝殺敵策之中也稱兵深入蹈其不測此出於不得已策之下也一古人云縉紳之儒則守和親介冑之士則言征伐臣則以謂和親與征伐皆未可也和親則費賂而見欺征伐則勞師

而招寇今日之計只在於謹城堡精士卒脩糧餉耳臣謹條列而陳之
詩曰城彼朔方傳曰城郭溝池以固國城堡者有國之所先而禦戎之
急務也國家於閭延慈城江界理山碧潼昌城諸郡曾置城堡以防外
侮然江界等諸城不設於接境之地而與鴨綠相去稍遠雖建烟臺於
邊境然使庸劣寡弱者守之未能倉卒應變又未能達聲息于三十四
十五十里之遠之城邑臣謂近年以來歲且未稔石城未易遽成姑使
閭延慈城江界碧潼理山昌城諸郡皆設柵城於鴨江之濱如會寧之
設於豆滿江邊又於江邊連建烟臺十里相望儻有聲色鼓角相聞使
諸郡之守各率其銳卒堅守其城堡一以治民事一以備外侮又於公
邊各郡累建小柵於人民群居之他使之日出則出而作事日入則入
而休息無事則縮弓而力穡有事則釋耒而荷戈如此則彼虜知其堅
壁之難圖而自息矣可備制禦者一也將帥者士卒之腹心士卒者將帥
之股肱而或士卒不精雖將如賁育其如獨力何臣謂西北之人久無
外警狃於安逸不習射御故近者屢被剽掠而無敢當者甲士三番
已為定制願令平安道下番甲士一年則令自休息一年則俾之赴防
本道甲士如或不夥則又令黃海忠清兩道之砮之隣於西北者並皆

如是而給到之數倍從於平日如有功績擢陞其秩則諸道甲士之自募欲赴者應不少矣不特甲士中外之人異受官職而自募欲赴者除職以獎之則臣意其應募者之必衆也慶尚全羅忠清之民久無倭寇之侵按堵真枕已有年矣除船軍及沿海郡外其他諸郡之民或三四戶或五六戶併出一丁一歲分四番遞相赴征如古防秋之法田稅之外一應徭役並皆蠲免如有功勞優加賞賚則民不憚於行役而士亦自精矣可備制禦者二也昔楚漢之相攻蕭何從斜谷運米諸葛亮之與吳魏相角作木牛流馬以運米皆爲軍餉也我國家南方三道財賦之淵藪而軍糧之積盈倉滿箱正當轉輸南粟以給於西北也當其轉運之時擇其良吏詳加監守某州移於某隣郡某郡移於某隣縣轉轉相運則人馬無遠行之勞而南方之粟可運於西北矣且凡民之貸義倉者據其本數量其多寡使之不入於所糶之官而移入於隣邑每邑如此今歲如是明年又如是積此之久則民無遠輸之勞而糧餉自足矣可備制禦者三也一鴨綠之江限帶江域誠天設之險也然當沍寒冰合之時或爲無用之險也於是遣大臣以施方略擇武士以備不虞故彼雖有豺狼之心狗鼠之計亦不敢逞肆矣迨其冰泮則徒恃

山谿之險悉還士卒但留百餘兵而以不多之卒分成口子且不設烟
臺斥候之制而使其農民布野營業則但密於冰合之時而踈於冰泮
之日矣是以覘其虛實肆行虜掠見掠口子使人馳報本鎮於數十里
之地然後鎮將出兵追逐矣何禦寇之謀若是闕乎歲見侵掠亦其固
也如此而寇賊倘或分道突至則亦將奈何哉臣愚以爲方今禦寇之
術莫善於冰軍之制我國三方控海而島第帖息邊圍婁然者專以水
軍爲之藩屏也方今太平日久戶口繁夥爲士卒者固不寡矣閩延等
處山川險阻寇之來有常道矣臣願擇要害之地若干所做水軍之制
不計江水之解合用平安道水軍量宜分番而使之更相遞戍又於諸
道推刷閑民以添水軍而平安道水軍則將黃海水軍推移定立黃海
水軍則將京畿水軍推移定立京畿以南水軍次次推移以道路遠近
推移定立則閩延之戍殆無間絀虛弱之弊而制禦之道得以萬全矣○
上曰東班則旣設九品而又置權務之職西班雖有九品隊長隊副
爲流外庶人之職除授西班者率皆超拜八品有違於循資之法加
設九品以革其弊議政府啓曰三軍五員則每一軍革司直四副司
直十司正十四副司正五十二每軍加設正從九品各八十三軍甲士

於五十領每一領革副司直司正各一副司正五每一領加正九品各七正九品則稱進武副尉從九品則稱進義副尉並以同勇稱號祿科並依正品從之○議政府據兵曹呈啓速毛赤定額十二分爲二番一季相遞番上每番給遞兒職三以今冬來夏隨宜除授餘並汰去從之○議政府據兵曹呈啓前此西班不設九品受遞兒職者超授八品今設九品不宜超等除授其司僕醫負議政府錄事中樞院錄事司諱院講隸官及生徒諸君伴人速毛赤等舊遞兒或九品隨品叙用別侍衛八番每一番遞兒司直一副司直一司正四副司正六內減司正二副司正三濟州子弟遞兒副司直一司正二副司正三內減司正副司正各一本宮書題遞兒司直一副司正二司正一副司正三內減副司直副司正各一承文院吏文生遞兒副司正二內減一並仍給九品遞兒從之○甲申日暈○忠清道監司馳啓道內累月不雨禾穀憔悴若於旬日之內不雨則難以復蘇將來可慮上軫慮即傳旨禮曹今年旱災太甚予甚兢惕各道今年講武進上冬至方物及明年正朝詎日方物並令勿進○礪山府院君宋居信上言曰歲在乙亥臣與金德生陪侍太宗潛邸之勞德生優焉而臣獨蒙上恩濫受功臣之

號官至一品。生不幸早歿，且無嗣子，只有二女。今聞德生之墳在全羅道靈光樵採耕犁，至於墳前無所忌憚，墳墓禁限各因職秩而德生臘早禁伐之限未廣，無異於群塚伏望追贈爵秩以示褒賞之典。即下教旨曰：故護軍金德生，久侍太宗潛邸，夙著勞効，不幸早歿，無嗣。宜追贈嘉請，并錄女婿以示褒賞之典。且令墳墓所在官改修塋域，禁其樵採。○議政府參贊河演上議，導行帳所在上中下之田，已有上東多少之差，故收租之數皆同本朝。古今之通制也。其間耕上中田之人，反怨初量之不明者，頗多。今若以等第收租，則雖愚夫愚婦，必有不均之歎。怨言滋起，臣願三等田租，母有差科，依舊體詳定。且先儒曰：禹貢之法，九州之賦，有錯出於他等者，不以爲世之常數。必因遊豫視其豐凶，而補助之。周制鄉遂用貢法，亦有司稼之官，巡野觀稼，視年之上下，以少歛法，則其弊未至。如龍子之言，乃當時諸侯用貢法之弊耳。又曰：賦入有常數，故有錯法以通之。然則貢法亦未嘗不通也。臣以二說觀之，貢法大禹之遺制，非不善也。而龍子之言，只爲當時更制增加強取其賦於什一之外，擾民者而言也。今若一定科式，樂歲凶年同取焉，則必未免龍子之譏。臣願以龍子之言爲戒，以禹貢九等之賦錯出之制爲師。

因諸道土地之肥瘠定爲九等之租又如周制司稼之官巡野之法令其道監司視歲之豐凶災傷之有無察酌等第取旨定租以爲錯出之法一國之民均被聖恩治道幸甚臣以假法條列于後乞令諸大臣定議施行上等全羅道歲豐若上上則一結收二十二斗上中二十一斗上下二十斗歲中則中上十九斗中中十八斗中下十七斗歲凶則下上十六斗下中十五斗下下十四斗中等京畿歲豐若上等則上三等准全羅中等例收之歲中則准全羅凶年例收之歲凶則下上十三斗下中十二斗下下十一斗下等平安道歲豐若上等則准京畿中年例收之歲中則准京畿凶年例收之歲凶則下上十斗下中九斗下下八斗召領議政黃喜判院事安純贊成申際戶曹判書沈道源等議演所上田制僉曰田品上下卜數多少雖已分等然大不相遠但加減五六尺耳中田所出不及上田下田所出不及中田若不分等而一例收稅則多寡不均征歛失中矣若又視年上下而收租等第每歲更改則任私加減之嘆無異於踏驗之時新其名而仍其舊矣臣等以請前定之議似勝於此又啓曰民間布價米則五六斗豆則十餘斗田稅之布准十五斗豆三十斗似爲過多更以米十斗豆二十斗爲定○議政

府啟今當禾穀茂盛之時兩澤未洽雖立秋後擇吉禱雨從之○江原
諸監司柳季聞啟武陵島牛山土沃多產東西南北各五十餘里沿海
四面石壁周回又有可泊船隻之處請募民實之仍置萬戶守令實爲
父長之策不允○乙酉太白晝見○視事○傳旨兵曹續典大小出使
人負毋得請率內禁別侍衛甲士以行然畜兵專爲禦侮今東西兩界
防禦最緊不得率行實爲未便今平安咸吉兩道都節制使僉節制使
及公邊守令許率內禁別侍衛甲士以行○議政府據禮曹呈啓齋郎
專爲祭享登歌文舞而設協律歌詠以享神明其任最重且歌聲中律
之功固非一朝一夕之所能今稍解文字堪習樂章者皆附托諸處其
留學歌舞者唯癡鈍不堪之人每當祭時歌舞不協有乖頌揚聖德之
意自今齋郎毋定他務以專祭享之任且齋郎樂工武工等連續闕仕
無所懲艾請准闕仕日數削去前仕從之○禮曹致書于對馬州太守
宗貞盛令刷還本國被虜人文成奇成奇忠清道恩津人也屬於馬梁
浦船軍爲鎮撫去己亥年倭賊入寇成奇爲倭所虜成奇妻李德意謂
必死旁求死屍未得乃以紙錢招魂作位俾朝夕供奠至乙巳年事聞
上嘉其節義命旌門復戶李德又恐人強以爲妻仍著白衣朝夕

之供益勤以誠有西江住尹元萬亦被虜到對馬州留十八年至甲寅年隨商船而來言有不記名文姓人在對馬島自言本係息津縣人爲馬梁浦船軍歲己亥被倭人擄掠而來至是李德聞之投狀禮曹請乞刷還故禮曹轉啓致書焉○丙戌傳旨戶曹今年旱災太甚禾稼損傷歲將不稔予甚兢惕忠清慶尚全羅三道各官該納貢物內未易轉輸之物及不緊於國用可除可減者商度以啓○司憲持平洪深啓曰義禁府非以刑民本以禁民之不義而已判院事趙末生用於西班足矣不宜坐于刑官推問罪囚 上曰言不可以若是之妄發末生曾經咸吉道觀察使其職豈下於義禁府提調乎勿復言之深更啓曰曩者監司受命之時臣未及知姑以今日之事言之正已而後可以正人末生既已受人白銀累名於前今也覩面坐府反詰銀瓚之盜寧不自愧罪囚亦無心服之理伏惟擇人以代以嚴刑官之選 上曰以巧言比大臣於真盜其可乎○丁亥傳旨平安道都節制使烟臺之設登高遠望伺察邊境吹角放砲通諭四隣或戰或守萬全之利器故於閭延慈城江界理山等各官曾送火燭教習官審定烟臺可置之處然此輩新進之人恐所見或誤故未即施行卿須親往遍觀商度可否然後定基造

築大抵始勤終怠人之常情尤是東人之深病故諺曰高麗公事三日
此語誠不虛矣前此禦侮之備非不至也而彼賊去年正月入寇閩延
邑城七月再掠薰豆趙明干口子今年五月又侵趙明干四次入侵而
邊將未得一賊之首此無他皆由怠於備禦之致然也今日雖築烟臺
脫有怠緩不備則難防不測之患必有如前日之事矣此武將志士所
以奮拳切齒者也卿已知予意宜看一心盡心布置○司憲府上疏曰
庶恥人臣之大節貪墨王法所不赦也爲士而苟犯贓賄則沒身而不
齒况以大臣欺罔君上肆行貪欲者乎判中樞院事趙末生久居權要
富貴已極尚懷無厭之心恣行貪得之計土田臧獲公然受賂賣官鬻
爵壓良爲賊與兄雪牛盜佛銀器以爲己用貪陋無恥莫此爲甚得全
首領以保餘生幸矣 殿下特復官爵位至一品未知末生有何功德
足以贖大罪而復參宰列乎非惟臣等之有憾士林莫不失望今又命
爲義禁府提調臣等以謂讞獄之吏公明剛正而後獄囚輸情而折獄
惟允矣何以身犯贓污醜面而坐推覈罪人乎且今盜銀贖者斷不能
鞫問治罪矣伏望 聖上還收此命代以公正之臣以勵士風 上曰
古人言先代勤勞之臣勿改官職予之用末生豈有容私於其間哉持平

洪深啓曰如有勲舊用於西班以報其功可也若義禁府提調於大臣之中又擇而用之其來已久非他官比也今也反以賊吏治之則是以盜治盜安有懲戒之理乎願收此命更擇他人 上曰昨日以輕薄之言敢啓予姑置勿論爾等以年少後進敢辱大臣至稱竊盜豈不失禮勿復進言○戊子議政府據禮曹呈啓唯子啄木憂息乃是本國古樂今慣習都監不并試取將至廢絕并令肄習何如從之○己丑以南暉爲輔國崇祿宜山君元庠判中樞院事仍令致仕朴從愚崇政雲城君李順蒙判中樞院事閔義生吏曹叅判奉礪知敦寧府事余孝誠文貴同知中樞院事金益生漢城府尹朴好問僉知中樞院事柳議右司諫崔虎生司憲掌令禹孝剛右獻納鄭之夏司憲持平○祈雨于北郊○差司譯院注簿金玉振管押被虜逃來人高咬失等十四名解送遼東○靈光船軍金彥震死○庚寅視事○行西方白龍祈雨○召領議政黃喜等議事其一曰前薦平安道都節制使之時并薦雲城君朴從愚予以爲少不更事不即差遣今詳視之容儀氣量異於衆人可任大事然都節制使之任專制一方大小兵事無不摠治未可以遽授也姑令任以都鎮撫以觀設施之方向如僉曰允言遂命都承旨曰後日有議

舉邊將則并虜從愚其一曰知閻延郡事金允壽以邊鄙之將鎮要衝之地允所施爲盡心布置以安邊境固其職也今也不供其職以生邊釁罪在不赦置之於法宜矣都節制使李恪雖任邊備之策不能自專必待察理使之命然後行之左議政崔閔德以察理之任專制北方允其兵務無不撻治今者閻延生事專是察理使備禦踈濶不能預定之故也非恪之罪也今欲勿論恪之罪何如僉曰上教允當然邊將失禦不加其罪則無以戒後人雖不痛懲亦不可全釋也上從之乃寘李恪于外方黃喜等再三啓曰閻延生變專是崔閔德之罪今者獨罪李恪不罪閔德刑罰失宜人不服矣須并罪閔德上曰閔德勤事先王其功不細且今位列三公不可以此小失而罪之況今閻延之變不至大害焉知非閔德備禦之功乎○司憲掌令南簡啓曰左議政崔閔德專任北方累經歲月宜其備禦之方無所不至顧乃不恤委任之意器械踈虞以致邊患請并罪之上曰軍中小失自古有之北方禦寇專是閔德之功也若無閔德安知不如今日乎又啓曰閔德專制一方成敗之機揔在一身今乃致敗若此閔德之罪不為小矣上曰閔德雖身往臨戰以致此敗不可以小失掩前日之大功也而况閔德之布置

雖精後之繼踵者不能從之則雖閔德如之何哉勿復進言○禮曹啓
竊觀小學之書始於幼學終身講習者也故許晉齋教人使無大小皆
自小學先生亦朝夕精讀不輟篤志力行以身先之逮我 皇明 太
祖高皇后令誦小學書注意聽之既而奏曰小學書言易曉事易行於
人道無所不備真聖人之教法盍表章之 帝曰然吾已令親王駙馬
大學生咸講讀之肆我本朝部學勸課之法八歲以上皆赴學堂教以
小學十五以上功已成就於經書中考講三處通者置簿升于成均載
在續典今四部學堂生徒不此之顧以小學爲童稚之學會不講讀每
當升補臨時涉獵其於進學之基融貫者蓋寡自今令四部生徒皆習小
學專心講究首尾本末融會貫通然後各其部教官考其通否置簿
以報成均館成均館傳報一依前例不拘多少試取升補以爲恆式且
古者公卿大夫元士之適子雖非俊秀皆入大學然其初無有不入小
學者今承蔭入學者不講小學徑赴大學有乖於古法今後有蔭適長
亦令先赴學堂乃講小學後許赴大學館從之○以早停養老宴○辛
卯議政府據禮曹呈啓宗貞盛所送并大郎兵衛言乃而浦留居倭人
等與本島倭人潛通相約夜乘小船預到海中大小島商船至則分騎而

來詐稱商倭其數多至四五十萬戶陷於奸計并給留浦及過海糧將
還商倭等各收米五斗而去前此倭人出來之時但持書契而無名數
載錄之文故彼此欺罔實為稽年無名之弊兩國之間妄冒詐偽漸不
可長今後令宗貞盛船隻大中小正官格倭名目錄於書契以送各浦
萬戶考其名目計名給糧永為恒式諸島倭人等亦令貞盛依上錄名
以送 上從之乃命禮曹致書宗貞盛曰貴島及諸鎮使送之人須憑
足下圖書文引乃來然中間不無冒濫之弊今後貴州及諸處來人須
分中大小船每船正官格人名數捲目開寫給付文引發送方許禮接
并大郎厚蒙國恩且知本國之言故以此告于禮曹○壬辰祈雨于風
雲雷雨○以旱停咸吉道入居○上曰予御康寧殿夜有一侍女告曰
蛇入殿中繞柱上下再三俄而忽隱予甚恠之使內豎與侍女共求而
未得見予尤驚駭起出殿門外使人明火尋之蛇在書案上矣予詳思
之今年旱氣太甚災變屢見必有天譴古人有避方免禍之法予欲移
御于晉陽大君第○癸巳行黑龍祈雨祭○上曰善根有利於救荒大
矣古人云一畝之種可活千人豈無據而然歟我 太宗朝及予即位
之後有司言其利而竟未施行因循至今閭閻小人但為禦冬之菜而

未有多種之者是未知其利而然也今秋則民間未曾預蓄菁實難以使之多種今後每年春節令民多備菁實至秋勿論年之豐歉多種以爲救荒之備定爲常法何如又思之大抵民心安於故常而憚其新法雖種菁實凶年生道之大助意必憚於用力也其可勸令耕種乎擬議以啓僉曰救荒之利菁根尤最但小民未知其利耳況是自生之利雖令多種何憚之有今後令各官守令種菁救荒之利諄諄勸諭春而取實秋而種多種以爲恒規從之

世宗在位大正...

...

...

...

...

...

...

...

世宗莊憲大王實錄卷第七十四

秋七月甲午朔祈雨于杜稷又行僧巫及蜥蜴祈雨○傳旨戶曹今年旱災忠清道尤甚毋輸麥稅以備明年之種○兵曹啓前此內禁衛並授三軍五負職今並給通兒乞減省軍職每一軍革司直二副司直三司正五副司正及司勇各十五從之○乙未行雩祀祈雨也移御于晉陽大君第去繳扇憂旱也○知孟山縣事金五福辭引見曰今聞其界禾穀稍稔予甚喜之然猶有晚稻恐不能實天道未可必人事猶可盡往敬乃職以副予意○議政府據吏曹呈啓海道醫員常留處置使營數日程途浦串病軍未及救療有名無實徒費廩祿請並停罷從之○丙申親傳秋享香祝○安城公州鯉○丁酉永同縣監郭瑄上言恭惟 殿下以神聖之資撫盈成之運至治馨香格于上下然而自夏至秋旱魃為災其故何也臣愚以為非朝政之使然乃臣子不能宣上德達下情而然也夫守令近民之職所係匪輕然筭劣之徒唯唯諾諾多為猾吏所餌賦役不均冤抑莫伸豪強常逸貧弱獨勞流亡日增戶口日減其害一也貪饕之輩虛張治具網羅人物名為愛民而實則剝民甚者或蚕桑公衙或酣飲私室廉恥道喪賄賂公行而人皆譽之其於村巷則疾首蹙

七十四
察者有之扼腕拊膺者亦有之其害二也禁部民告訐之法所以厚風俗之美意也不法之徒以厚俗之美反爲侵民之資事行不義而謂不得告訴制法之意掃地剝民之弊無極其害三也設六期之法所以使寸令知利害保民生也雖然進銳而退速者有焉始勤而終怠者有焉以謂其退速終怠之日乃猶更專權之端而生民受害之源也守令而如其賢也則雖閱六期而民猶不足如其不賢也則雖未三載而民猶恐其不遍詩云誰能執熱逝不以濯此之謂也乞罷六期之法還爲三載之典試可乃已民生幸甚禁私行私贈之法所以薄賦歛愛民生也而私行之輩絡繹私請之書雲委其餽贈之物天降地湧歟莫非民膏民脂也易曰不傷財不害民良以此也矧今稼穡卒瘁民生是艱其冗費尤不可不省也中朝於諸路分遣御史所以糾方面也我朝行臺之法亦所以覲治體察風俗正方面之良規也然行臺數月之間驅馳道路考其簿書而已安知守令之賢否政治之得失民間之利病乎且京官之任不過錢穀提調考之監察糾之外官則不止錢穀庶事惟繁而獨不以監察糾之中外異制乞依中朝分遣御史之制其於各道差遣監察周年相逋巡行諸郡則貪夫厲懦夫立賦役自均收斂自

薄黜陟惟公私行屏跡僥倖絕而賄賂息矣至於軍鎮戍禦之備大小使臣之行亦莫不正矣輪對之制所以廣咨訪達下情也但守令分憂任外民之艱難備詳知之而獨無敷奏之典乞依朝臣輪對之制令大小守令每於歲抄時政得失民間利害凡所施爲實封以聞則下情自達矣臣愚草澤之儒也官非進言之責然受字民之任未有涓埃之補區區管見仰瀆天聰惟 殿下少垂覽焉珣以考中知其罷上陳致皇之由 上覽之欲令憲府推各官守令蚕桑公衙賄賂公行酣飲私室等事姑寢不問命復珣職○左議政崔閔德專制北方措置失宜以生邊患政府大臣及憲司請罪 上不許特置領中樞院事以授之○檢詳前此屬禮曹但令文臣總外二人治之別無官彌自議政府署事以後別立檢詳之官屬於議政府序於藝文應教之下擇人差之○戊戌驟雨○水原府平澤縣蝗○己亥析雨于 宗廟○賻祭判姜壽妻李氏米十石豆五石紙七十卷棺槨○傳旨忠清道監司今送救荒條件其悉商確以啓一聞道內旱災太甚禾穀枯槁民之生理其將何以其中稍熟不至大飢者幾邑歟道內今年所出之穀可支歲前民間之費歟義倉所以貸貧民也國庫所以備軍需也古人亦云國無三年之畜國

非其國明年豐歉亦不可期後日之慮亦不可忘然目前救急甚於後計何暇慮後年之計乎道內義倉軍資之儲可以濟民於明年兩麥稔熟之前乎或貸或賑救民之術熟計以聞一去壬寅年因陰沴之災江原一道全失農業予甚軫慮固知所為聽民所之就食他道民賴以生其時議者或以為是或以為非以今思之民之不死以就食他道之策耳然江原一道迨今十五年軍額尚且踈漏壬寅年民物流移之故也古人云移民移粟荒政之所不廢道內凶歉郡縣飢民今亦不得已則當從其所之耳可以救之則毋令移徙上策也或云任其所之則民將四散隱於他道軍額太減莫如禁其移徙多方賑貸毋致餓殍或云禁其移徙則一道所儲難以盡活不如錄名置簿仍給行牒聽其所之以免飢餓二者之議孰是孰非歟熟慮以聞一前者因戶曹所啓令凶歉各道多種兩麥然無知之民豈願後慮須以陳穀換易以備其種一前因戶曹所啓各浦當領船軍皆令煮鹽今更思之鹽之救荒所係最緊沿邊各官不緊軍人及無役平民官奴等並令煮鹽以備救荒且本非鹽干而自願煮鹽者勿令收稅一救荒之道在於寬民力緩刑禁道內公私營繕一皆禁斷凡民所犯隨即決放毋使滯獄○司憲府啓護

軍文斯奸出宮侍女寶背請依律處斬 上以斯功臣之子只收職
削忠義籍竄于外方○庚子忠清道經歷閔孝權全羅道都事鄭抱麟
蹄縣監黃坤結城縣監韓自邇清河縣監安敬直等 詳引見曰我國自
去年秋旱以來迨今不雨慶尚全羅忠清三道尤甚四次祈雨尚不得
雨非唯禾穀枯槁救荒之資亦且難得凡有異於常者皆謂之災變今
旱乾乃譴告之大者也無乃刑政失中冤抑未伸歟且移民移粟荒政
之所不廢也已令監司商確便否以啓處置之方到界則可知也體予
至懷徃盡乃心毋使民庶飢餓○知敦寧府事奉確疾劇命東宮嬪在
省○辛丑慶尚道監司朴葵馳啓曰今遇凶歉救荒事急新差守令姑
除解由給驛以送其妻孥待來秋赴任所 從之○源親重所送正持
等三人源持直所送連淨等五人野人指揮波伊太等三人吾者主等
二人來獻土宜○議政府啓忠清全羅慶尚道及京畿左道各官因旱
禾穀憔悴秋成之望已絕民等慮其今年該納材木並皆蠲減又舊
例每年秋節漕轉忠清道米以給百官春孟月祿俸今當早秋民甚艱命
勿令上納量減明年春孟月祿俸 從之○壬寅傳旨平安道監司都
節制使領中樞院事崔閔德獻議云向者大臣擬議以爲平安道沿邊

各官居民計戶數多少各築小石堡極其高峻當農時入堡一以望候
一以避難沿遣農民可聚之處自閭延至義州三十餘處並築石堡則
力役最重十年之內未易畢也民戶多處則已曾據險置柵隨後漸築
石堡可也且烟臺之設則沿邊各處非平原廣野彼我之境限隔小江
犬牙相入一里之內山勢回曲林木鬱密雖賊人成群而來不得通望
烟臺難設况我境多有高峯峻嶺不必更設烟臺但木柵內高置飛樓
以望而城門晏開早閉晝則登望高峯如有賊變急諭農民使走入堡
夜則柵上巡更擊刀備禦庶免不虞之變又有獻議者以爲麟山隨川
野人倭賊可畏須及今秋皆築新城以備將來又有獻議者曰麟山隨
川兩邑及閭延以西各處石堡枝其緊慢造築夫築邑城及石堡烟臺
皆是勞民重事大抵兵事難以遙度且所聞不如親見今年秋節麟山
隨川邑城閭延以西烟臺及小石堡造築緊慢卿等商確以啓無使議
者復有後論○江原道監司啓今定諸道戶籍五十結以上爲大戶二
十結以上爲中戶十結以上爲小戶六結以上爲殘戶五結以下爲殘
殘戶以爲定式然此道二十六官民戶總一萬一千五百三十有八
其中大戶十中戶七十一小戶一千六百四十一殘戶二千四十三殘

殘戶七千七百七十三地狹田少仄嶺西則山田所出倍於正田嶺外
則又有魚鹽之利若依他道成籍分定差役則非唯定役爲難勞逸不
均今後道內戶籍以二十結以下十結以上爲中戶六結以上爲小戶
四結以上爲殘戶三結以下爲殘殘戶 從之○癸卯新昌牙山等縣
蝗○甲辰觀稼于西郊○行東方青龍祈雨祭○罷東西別密提調別
坐○乙巳知敦寧府事奉礪卒礪江華府河陰人也以蔭補職累遷司
憲監察出爲昌寧縣監歲己酉以女爲 王世子嬪起拜宗簿少尹翼
年驟陞至僉知敦寧府事辛亥遷吏曹參議尋陞同知摠制歷刑兵吏
曹參判丙辰陞知敦寧府事卒年六十二輟朝一日官庀葬事謚恭肅
敬事供上恭執心決絳肅有子二人克和克柔○丙午命出官人典替
姜氏等八人及房子三人仍除朔料羔憂旱減省也○議政府據刑曹
呈啓宰殺牛馬之禁載在六典然近者京都之內宮城之傍屢有犯禁
者其不畏邦憲如此乞令禁火都監同漢城府五部官巡行糾察申嚴
宰殺之禁 從之○丁未親傳望祭香祝○行南方赤龍祈雨祭○鎮
岑縣監金吉通辭引見曰今年其道旱災古所罕聞往盡乃心使民不
至於飢餓○戊申祈雨於北郊○命減中宮東宮侍女等月俸○己酉

祈雨于風雲雷雨三角漢江又行中央黃龍祈雨祭○議政府據戶曹呈
啓國家一年支費米五萬七千二百八十石今豐儲倉所儲米僅十二萬
三千三百餘石今因旱收稅甚少故來年用度必至匱乏請減四部學生
供給各處貢吏點心及工匠廩料從之○王世子往吊于嬪父知敦寧
府事奉礪之弟○議政府據兵曹呈啓內禁衛分爲四番每都目二人四
品去官仍給五品至八品各三九品十二而四番中仕到最多者相遞除授
其已陞三四品者隨才叙用從之○倭藤熙久遣左衛門五郎等七人來
獻土宜○庚戌祈雨于雩祀又行僧巫蜥蜴祈雨○傳旨刑曹忠清慶尚
全羅等三道因旱凶歉生理可惜凡犯罪當贖者急徵則蕩盡家產其
土豪外過誤之人待秋徵之○辛亥行西方土龍祈雨○以安純判中樞
院事兼判戶曹事元昌命仁壽府尹○傳旨咸吉道監司鄭欽之近來
野人連歲寇邊或云滿住請兵於忽刺溫共來侵掠滿住則云忽刺溫
侵突邊境而我則不與焉我婆猪江人亦被虜掠予未知寇邊者爲誰
歟其道住居吾良哈斡朶里兀狄哈等與忽刺溫相通者應多故令都
節制使金宗瑞因便問之欲得其實今宗瑞啓云斡朶里太守兀良哈
卜兒罕等言忽刺溫兀狄哈沙弄哈乃伊巨毛都好等於五月率軍馬五

百名止婆猪江沙弄哈則侵間延乃伊巨毛都好則掠滿住居處兩人
之言異口同辭宜若可信然此境界野人與滿住及其管下或連親戚或
結婚媿善惡同之其言未可信也古與敵國相對者必知敵國之情狀
虛實道路迂直險夷爲我計者善用間而已沙弄哈乃伊巨毛都好等
同爲舉兵分爲二軍或侵我鄙或侵滿住必有其情不可不知滿住有
憾於我請兵忽刺温內實同心而外若相爲仇敵其情隱而未見亦不
可以不知忽刺温居處山川險夷部落衆寡兵之強弱虛實我國相距
遠近道路迂直亦不可不知胡人性貪苟以利誘之則雖父子之間其
情可得也若求兀良哈幹采里之有因於忽刺温者厚賂以結其心又
擇我國通事之謹密者衣以胡服優給往還之資共遣忽刺温任意往
還不限日月使探彼人情狀如是數年則彼之情狀可盡得矣宗瑞此
計固爲善矣今與政府大臣議之或云兀良哈幹采里之有因於忽刺
温者固爲難得雖得之其心難測且遣通事萬一敗露其將何以竊以
爲危計也或云自古欲得敵情須用諜人諜人雖不直達於忽刺温因
事連往滿住沈屯納奴林哈刺等處潛以物貨賂其管下人則彼必盡
言盡得三處之言而參驗之則可知其實矣或云邊禦雖備不知彼人

虛實如育孽焉自古須因反間乃騁其謀然本國通事皆不識理可與
 謀事者少矣萬一敗露則其將何以擇其忽刺溫婆猪江野人中有相
 親相好可與謀事者優恤妻子厚賜物貨以遣使探彼人衆寡虛實賊
 人來期以告果如所言厚賞其功則野人爭為反間彼人之謀庶可知
 矣議論紛紜莫知其要予惟滿住頻歲入寇殺虜無辜宜當討罪然值
 凶歉不宜動衆姑置度外雖然自古將軍對敵必行間諜不然則無以
 得敵情而臨機應變滿住屢侵邊境托云忽刺溫所為我國未知其情
 似陷於術中孰謂我國有智謀之士乎必如宗瑞所言然後於守禦於
 征討可以得施其策矣然本國通事之謹密者少朕有見獲如王嵩之
 使於元昊挫楚苦極垂死而終不易其言者幾人乎彼忽刺溫倘或拘
 留多般劫勅則必吐間諜之情以洩邊境之謀彼忽刺溫數千之衆將
 不無擾亂矣且上國聞之亦必笑矣古之將軍因敵人以知敵情多矣
 特諸史策昭昭可考彼野人不識義理性本貪財擇連境野人之有因
 於忽刺溫婆猪江者哺之以布帛粟鹽厚恤妻孥使之私自往來則不
 過數歲忽刺溫及滿住之情偽悉知矣萬一見執我無攻伐之勢彼亦
 非我國人也於我何哉卿與宗瑞及判會寧府事李澄玉等曾於一處

熟論便否備細啓達如有他策并達無隱欽之宗瑞澄玉等會議馳啓
曰獮爲良將者無他善用閒以知敵之情嚴誦令以秘我之謀先知者
勝不知者敗古今常事兵法亦曰相守數年以爭一日之勝而愛爵祿
百金不知敵之情者非人之將也非主之佐也非勝之主也正謂此耳
我國四面皆屬敵境而東南距大海自備戰艦以來倭不能爲患者垂
五十年西北境連賊穴往來無禁道路迂直山川險夷靡不究知密伺
虛隙突入侵掠無歲無之列鎮邊將未知其來焉能及期應變乎西自
鴨綠江東自豆滿江以北山川險夷道路迂直與夫敵之虛實雖久居
邊鄙宿將老卒未有知者况其他乎此以不知待先知故常見挫於彼
敵也方今急患莫如滿住且有言凡察與忽刺溫相送箭陰結者其情
皆不可不知嘗依 睿筭密謀於連境住居野人之有因於忽刺溫者婆
猪江者哨之以厚利因賂其妻孥使之托其族親姻婭之相見私自往
來察知其情如是再三則庶乎盡得兩處之情狀如是則不唯宜於時
勢亦合古人因閒之意也臣等所見固無他策且野人之有因於忽刺
溫婆猪江者亦有之矣然欲速則事或未成雖成之恐或有迹無迹然後
開道得矣令澄玉掌其事宗瑞主其謀不限日月見機善圖則計必成

矣夫事莫密於閒閒莫厚於賞議論勿使人知貨貝任其足用臣等淺見止於此耳上即議于政府領議政黃喜等曰如得近境野人之背其同類而輸誠本國者則可矣然彼人之情反覆難信若先通本國情狀於彼而反以誕妄之說告於本國則是無益而有損也叅贊河演等曰昔者倭賊陸梁勝於北賊國家得尹銘輩優給米貨往來窟穴或行商販或贈深魁賊乃貪利不寇民得蘇息此已然之迹今依上言誠得連境野人之素相往來者給被境所貴之物勿爲反閒專以商販和諭爲務則彼必有求利而往還者矣實是反閒而彼人之情無不的知雖或見執彼無疑貳之心即傳旨欽之宗瑞澄王今卿等所上計畫甚善議之大臣或以爲可或以爲不可議論紛紜予則以爲使有因於彼者行間而悉知我國之情則其心不測反有漏洩之害其不可也彰彰明矣必使不知閒謀之情然後可矣今擇野人之有因於彼者因其私事以爲反閒使之貪其厚賞而不自知其爲反閒則彼不隱情而我可以得施其謀矣其行賞貨貝卿等會議量宜措辦如有不數須即啓達予當措辦以送○癸丑祈雨于社稷行北方土龍祈雨祭○兵曹請修孔城古城從之○議政府據禮曹呈啓中樞院領院事坐次及迎送禮

度參酌元續禮典詳定以啓判院事以下於月臺西邊僉知院事近南
差後並躬身迎領院事由中入於僉知院事行揖於副使以上對揖領
院事及階上戶外又與行頭揖領院事上堂就座前立席向判院事以
下就前頓首再拜領院事控首答拜僉知院事行禮如上儀領院事從
優答禮祇送與迎儀同無戶外揖禮判院事以下自中迎送行禮依元
典但判院事無階上戶外之揖又與院使以下東西相對行禮座次則
領院事北壁判院事東壁院使以下副使以上西壁如有帶一品散官
者則東壁並坐交倚僉知院事南行繩床首領官及錄事典吏迎送行
禮如常儀○令諸胎室守護軍依諸陵室例禁限外接居三年一次遣
官巡審拔去雜木○傳旨平安道監司一方制禦之事專委於都節制
使欲見成效曩者旁求制敵之策集書以送常目在之細究其意如有
可用之策不煩布置啓達我今思之制敵之方雖都節制使爲主而監
司統察一方亦不可不知又賸一件以送之今此衆論紛紜雖有不合
時措之方者多矣然亦有可用可法之策卿亦夙夜以思與都節制使
盡心商確如得僉可之策同議以啓雖有不同各書所見不煩啓達○
甲寅兵曹請修平壤古城從之○忠清道監司鄭麟趾進救荒之策臣

竊念天運不齊陰陽或愆水旱凶荒自古所有畜積之方不可不講今我國家昇平已四十餘年生齒日繁而一年之畜不足萬一飢饉存臻邊境不寧可謂寒心古者三年耕則有一年之食九年耕則有三年之食經費之外畜積如此國家地坼民貧既不能如古但平糶常平義倉社倉之制歷代講之已熟行之已驗若參酌施行無所不可蓋平糶常平相類而所謂穀賤則傷農增價而糶以利農穀貴則傷民減價而糶以利民此意最好先儒又言豐登之年官出價以糶之賑濟之日依元價而糶之庶幾官無所虧民有所利此言亦得平糶常平之美意假如豐年米一斗時直錢十文則官給十五文以糶之所謂增價以利農者也凶年米一斗時直錢二十文則官收十五文以糶之所謂減價以利民者也臣謂生民之政食貨二者而已請令民每於十結歲出縣布則一匹正布則二匹銅錢隨貨布之價官爲收藏年熟則增價而斂年歉則減價而散官民兩便况黃海道平山白川延安京畿通津富平忠清道內浦全羅道萬頃沃野等處彌稱稻梁淵藪而桑麻不產布貨皆出於米若有司講求行之民悅無怨而錢幣亦因以流行矣以此一道觀之一縣生民大槩一萬口蓄米十五萬石足支三年軍資以儲軍餉常

平以救凶荒義倉以備種子三者不相借用若有紅腐以陳易新立爲定法庶爲國家永遠之謀此雖非今日之急臣愚所見如此令政府商確以啓領議政黃喜等議曰謹稽書傳李悝平糴之法視歲上中下熟計畝倍收至于三四及至歲歉又分大中小飢而歛散之耿壽昌常平之制穀賤則增其價而糴穀貴則減其價而糴以便於民厥後州縣有侵借之患支發有淹延之憂交糶之際重歛取贏乞索之端抑配之弊紛然而起徒有美名而無實惠漢儒又言不可爭利遂罷之逮至宋朝或羨內庫之儲以爲糴本或頒三四之錢以濟常平歷代言者異同隨復隨罷事竟不行臣等謂我國家山川險阻土田磽薄歲熟罕矣而租稅之出甚寡倍收之法固難行也且官府所儲錢帛亦少其於經費尚且不敷故不可以公儲爲糴本雖備糴本其於貿易出納之際恐復歷代之弊民必怨咨矣曩者我國有逐戶大小收布米之令厥數甚微而民尚不樂獻議罷之若依上言常稅之外每田十結歲收錢布以爲糴本則民之不樂有甚於石布戶米行之似難也○議政府啓續刑典節該犯罪在逃追捕未獲者輕罪收贖大明律獄囚脫監及反獄在逃條節該凡犯罪被囚禁而脫監及解脫自帶枷鎖越獄在逃者各於本罪

上加二等今司律院元不囚禁而在逃者亦加等照律未便今後一依
 六典及律文止坐本罪 從之○乙卯司憲掌令南簡啓曰朝臣之使
 於諸道雖豐歲亦且有弊况凶歉之年乎馬政乃軍國重事點馬固不
 可廢然今年旱災太甚忠清慶尚全羅三道尤甚乞姑停差遣令監司
 點考則民不受弊而馬政修矣况點馬之輩率皆年少之人徒為有弊
 而已豈如監司之分憂乎 上曰所言允合予心然大事不可以獨斷
 須與司僕提調共議然後行之召司僕提調鄭淵等議之僉曰憲府所
 言雖善然臣等以謂須以司僕寺官差送然後可也大抵分掌其職欲
 全其事也監司雖上體憂勤之念下盡字牧之任然事煩政多豈如司
 僕官之專任其事乎宜分遣寺官巡行州縣考其馬之肥瘠察其場之
 善惡而責罰之然後馬政修矣第令出使者行之無弊耳○議政府
 啓杜氏通典皇太子妃除父母喪條十三月而除掌嚴奉素服仍贊變
 除文公家禮凡女適人者為私親減一等今 王世子嬪喪制依古
 制十三月而除但 兩殿朝謂不可以曠亦不可以衰服而見此是
 大節其於朝謂時以淺淡服為之允于喪事則用衰服何如
 從之○丙辰懷德稷山蝗○議政府六曹請進酒 上曰今朝

因服藥已進一爵自今或有風寒日則進酒矣仍請每執進酒從之
教曰今後各殿各宮并令進酒○上曰大抵隣國之人當待之以誠近
來倭人野人到境不即馳報使之久留境上不無忿恨今後儻有憑考
事則給馬行移毋令稽滯○丁巳命以司僕寺馬八十四匹分賜于京畿
殘詳○戊午祈雨于宗廟○兵曹啓咸吉道都連浦牧場以咸興少
尹未應島牧場以永興判官豆彥台牧場以知端川郡事馬郎耳島牧
場以洪原縣監反上四訥島牧場以龍津縣令忠清道大山串牧場以
知瑞山郡事興陽串牧場以結城縣監元山島牧場以高靈萬戶開也
召島牧場以舒川浦萬戶難智島牧場以唐津浦萬戶全羅道智島牧
場以咸平縣監道陽串牧場以知高興縣事臨淄島牧場以右道都萬
戶長山島牧場以周梁都萬戶慈恩島牧場以多慶浦萬戶慶尚道五
海項牧場及石乙浦牧場以東萊縣事加助育島牧場以巨濟縣事京
畿紫燕島龍流島無衣島牧場以知仁川郡事大阜島呂興島牧場以
南陽都護府使德積島士也串伊作島召忽島牧場以左道僉節制使
煤島長峯島位島牧場以并浦萬戶注文島甫音島牧場以右道僉節
制使善差並革監牧官何如從之○己未上曰古者君臣上下之

間例以文辭相通除授官爵亦皆有教命辭職則必有不允批荅今則除授既無教書而獨於辭職爲不允批荅似爲未便且均是辭職上言而辭則無批荅上筭而辭則有批荅尤爲無據今後大臣辭職既以言語親教則不必批荅又賜几杖既遣近侍文臣宜除教書及謝箋○議政府據禮曹呈啓禮記曰四方年不順成八蜡不通杜氏通典詩旱祈太朝註云若得所祈報祀祈大社及就祈岳鎮海瀆註云得雨報祀今年忠清慶尚道祈禱後不雨農事不成依古例於兩道不行報祀從之○庚申全羅道監司馳啓曰今年因旱凶歉民生可慮興販之人橫行里閭誑誘買賣無識愚民不顧將來以數少之穀買不緊之物且因歲飢備荒無暇東西四散而無賴興販之徒乘虛作賊亦爲可慮限丁巳年痛行禁斷何如從之○江原道監司以經費不足請減百歲老人金氏料五石上曰百歲老人世不常有義當優恤依前數給十石○傳旨各道監司宋儒董燭所進活民書救荒之法勸種兩麥此誠古人所重也今值年險宜倍前數耕種然民間自備之種必不足矣以軍資義倉所儲兩麥之種分給耕種○辛酉工曹判書成抑等啓曰監察寺以不緊少錯數罰本曹令史故啓聞立法使不得擅自論罰以是深

疾臣等列書臣等之名掛壁廣示受教立法之事豈宜如比欺侮伏惟
上裁即命義禁府囚監察朴景文崔孝生文汝良等推覈以啓○銀瓚
盜金叱同乃獨子也其母上言請存留 上重其罪不允○壬戌命李
季甸金汶撰綱目通鑑訓義令柳義孫序之序曰朱文公綱目祖春秋
之筆其文則史而義則經也 上命集賢殿副校理李季甸金汶等曰
允爲學之道經學爲本固所當先然只治經學而不通乎史則其學未
博欲治史學無若綱目一書頃既撰資治通鑑訓義又欲因此書併註
綱目以惠後學爾等其勉之於是季甸等參酌增損撮其要語逐節分
附允所去取悉稟 睿斷繼而命集賢殿副校理李思哲修撰崔恒等
讎校三閱歲而書成第其舊註字樣稍密 上慮春秋高則難於觀覽
令晉陽大君琛書大字新鐫之以新字爲綱舊字爲目又以卷帙重大
或釐爲上中下或爲上下撝一百四十有九卷將使模印以廣其傳遂
命臣序之臣竊謂史籍之行于世者多矣莫詳於通鑑而莫要於綱目實
天下萬世之龜鑑也然其諸儒註釋頗有詳略且相抵牾固未易遍觀
而折衷恭惟我 主上殿下天縱聖學潛心經史萬機之暇繙閱二書
審究諸註之異同俾歸于一毫分縷析粲然可考誠史書之大全也讀

者尚能仰體聖訓先明經學然後博之於通鑑約之以綱目則本末兼
該內外融貫而庶不謬乎明體適用之學矣儻或躡等而徒務於涉獵
則豈吾 聖上倡明道學垂世立教之美意哉後之觀是書者當自警
省云○癸亥初昏有流星大如盆尾如一布長色如電光出于天中入
于北極而散俄而有聲如雷其氣如白雲之散久乃滅○八月甲子朔
京畿監司啓今道內凶歉各官收換新穀以備明年穀種從之○乙丑
日暈○刑曹啓星州囚李介知素有狂疾刺其妻父據律當斬命減一
等杖流閭延○丙寅視事○義禁府推監察等罪以啓命朴景文贖杖
八十罷職文汝良曹彙贖杖七十罷職崔孝生以功臣之子只罷其職
餘並贖笞四十○左正言文汝寧啓我國之法六曹郎官滿三十朔然
後遷官著在令甲金孝芬以禮曹正郎爲黃海道都事以黃海道都事
爲兵曹正郎兩曹纔歷十八朔并計都事日數遷官改品有違前例乞
解四品職仍爲正郎待滿三十朔遷秩何如 上曰此乃予所特除非
爲例之事也勿復敢言○刑曹啓廣州囚俞豆舍以竊監拒捕而又彎
弓欲射其父依律處斬從之○丁卯親傳社稷祭香祝○戊辰傳旨漢
城府京中及城底飢民皆送活人院賑濟然畏染病逃散者有之且流

移人甚多屋舍將不能容於普濟利泰兩院別立賑濟場府與五部官
吏同加檢察○己巳以皇甫良爲左獻納裴寅右獻納○夜豹入城內
噬狗追捕之○庚午親傳風雲雷雨祭香祝○以年饑停今秋等衣甲
無考且各官鄉校限丁巳年秋成並令放學其教官亦令歸家停廩祿
○忠清道監司鄭麟趾上書曰永同縣監郭珣以守令載妓橫行臣推
問其故適有赦命置而不推但於褒貶置之中等今聞珣上書致旱之
由專指小臣臣聞之不能一日留居珣上乞下有司明正其罪 上曰
珣之上章非指監司也宜置勿論然如此則監司守令必有嫌隙遂罷
珣職○平安道都節制使李蕝請還給軍官崔井安職牒 上議于政
府曰井安以讀書儒生見爲諫官僞造妻叔李興奴婢之券又囑托都
官負吏以稅文券其心志奸謫甚矣又黃緣李蕝爲軍官以爲通路之
階未數月而欲受職牒其奸計尤甚李蕝聽從其計引爲幕下時無寸
功而請給職牒亦爲不可據法當論然自古將帥受方面成大事者不
必盡循規矩多用網羅權謀之術而成事者有之故於李蕝不責可也
而井安則非關有無不必賴以成功若因仍積年則勢不得不用即命黜去
以絕後日媒進之階何如或言命遣帥臣使閩外之事皆得專制推誠

信任言無不從以冀成功古今之通義今李巖受一方之寄方當銳意謀略以圖事功之初若黜佐幕之人則恐沮其心鋒非計之得姑置勿去可也何如僉曰罷黜為便 上從之即今兵曹罷黜井安以他人改差○傳旨平安道都節制使越江深入賊境體探賊變有功於國者或土官或京職從自願除授無職者九品元有職者陞一級自願受布物者賞綿布十匹雖不知賊變能審山川夷險人物多少者賞緜布五匹其鄉吏驛子公賤口依上項自募往還者賞緜布五匹其特立功勞者免役私賤以年歲相當者充給本主臨時論功或加或減酌量啟達○辛未陰陽學鄭秧上書曰唐一行所撰六安胎之法有曰人生之始因胎而長况其賢愚盛衰皆在於胎者乎是故男子十五年而截胎皆待其志學遵嫁之年也男值好地聰明好學官高無疾女值好地嬋妍端正得人欽仰惟藏不過度乃獲徵祥其好地皆端正穴起上接雲霄為吉地又觀王岳之書待滿三月選高靜處理之可以長壽有智以此觀之嗣王之胎俟其即位而安之有戾於古人安胎之法乞依一行王岳截胎之法擇吉地以安之預養壽福下風水學議之皆以上書為當命來秋更啓○議政府啓方今中外盜賊日盛漸不可長凶荒之歲劫竊

之患尤不可不慮然三犯赦後爲坐之法六典所載不可更改臣等謹按性理大全朱子云夫刑雖非先王所恃以爲治然以刑弼教禁民爲非今徒流之刑既不足以止穿窬恣放之姦一以宮刑之辟當之雖殘其支體實全其軀命且絕其爲亂之本而使後無以肆焉豈不仰合先王之意而下適當時之宜哉五峯胡氏曰生刑輕則易犯是教民以無恥也豫章羅氏曰朝廷立法不嚴則不足以禁天下之惡近思錄張子云肉辟於今世死刑中取之亦足寬民之死活民書宋紹熙間樂平飢村民携錢市米山路遇亡命黨而取之呂宰楊簡曰此曹斷刺則復爲盜配去則復逃歸斷一足筋傳都示衆一境肅然臣等竊謂先儒救弊之言旣如彼呂宰楊簡論盜賊之害正中今日之弊近來盜賊或七八犯或十餘犯不已其勢必死而後乃已豈若斷筋使不復爲盜而得終天年之爲愈也且斷筋之刑非斷絕支體也挫其強勇之力耳故其於謀生治業無所妨礙矣乞限風俗歸正赦前再犯而赦後一犯者及赦前一犯而赦後再犯者斷一足筋以絕爲亂之本從之初竊盜三犯而遇赦幸免者放諸畿外尋即逃匿又令并其妻子置諸海島使自食其力以終天年然日侵盜戶賊勢難制於是分置沿邊各官假屬官奴便即逃

還作賊猶故固有悛心故請立是法○兵曹啓平安咸吉道自募赴防
人內學生則九品九品則八品以次陞職叙用從之○癸酉視事○全
羅道高敞等處雷電兩雹大風損穀○甲戌江原道監司啓曰今當年
歉飢民救荒不可不慮乞以國庫鹽八百石換穀賑濟從之○傳旨禮
曹今當飢荒各官守令不可以離任所今年冬至及來丁巳年正朝
誕日各道表箋以檢律教諭驛丞鹽場官差送正朝進奉人吏界首官
外勿令上送○賜野人指揮伊波大等五人衣服笠靴○刑曹啓古阜
囚私奴鄭龍歐殺其母律該凌遲處死廣州囚金仇金朴佛大等強盜
律該斬從之○日本國薩州寓鎮肥州太守藏久家遣使來獻土宜○
丙子電○丁丑親傳望祭香祝○戊寅 上請文昭殿親行望祭○議政
府據禮曹呈啓國家能通漢語者少實爲可慮擇講肄官及生徒年少
聰敏者號稱義州迎送官至遼東留止之時或質問經書或傳習語音仍
給麻布十匹人參五斤以資其行從之○傳旨平安道都節制使李蕝今
一方兵事全委於卿大抵邊將布置必取旨施行則不無掣肘噬
臍之患若以萬數動衆不可不啓其餘應變不須啓達臨機決策以盡
布置隨後啓達○己卯御勤殿政受朝○刑曹啓濟州人仍邑成奸家

長女律該斬從之○庚辰受常參視事 上曰文武並用國家久安之道

近因撰修通鑑訓義聚儒臣于集賢殿遍考典籍文風稍振今因年歉

已停講武及郊外行幸接見武士之日蓋寡而况東西兩界邊警未息

同宜獎勵武士自今引見軍士於後園日五十人閱其射御如有馬手

俱快能五數俱中者給到二百何如僉曰可○義禁府啓奉常寺奴金

叱同盜銀瓚律該斬從之○加設 宗廟署錄事一人秩正九品序於

濟用副錄事之下以 宗廟永寧殿並行大祭時一人或兼數事故加設

○領中樞院事崔閔德獻議云先是平安道沿邊居民與野人雜處或

越江耕田曾不畏怯故今雖構豐無知之人習以爲常耕種收穫暫不

畏避而况江界等處風氣早寒江水速合若緩於秋收禾穀齧野則野

人窺伺鼠竊必矣甚可慮也是所謂慢藏誨盜也冰合之前宜督收獲

入保城柵清野以待即傳旨平安道都節制使以卿之偉略應無此失

然更加布置使無後悔○議政府啓下三道流移人物若不禁止戶口

日減其弊不小宜於要路嚴加把截只許道內互相就食從之○刑曹

啓晉州囚韓思彥康翎囚黃仁用以歐殺人律該絞高山囚訥大以刺

殺人該斬從之○辛巳受常參○壬午受常參○癸未受常參○甲申遣

藝文館提學金孝貞如京師賀 聖節 上率王世子以下文武百官
拜表如儀○就差通事俞興俊管押被擄逃來張信等七名解送遼東
○觀射後園 自是日以爲常○乙酉視事○傳旨平安道監司朴安
臣歷代帝王莫不重其邊任如唐之馬隣居北庭凡八年宋李漢超守
關南八九年皆以其歲月軍民素孚以絕隣寇之虞我國咸吉平安兩
道境連彼土防禦事繁非他道之比故例選名臣俾以其任矧今他道
皆立二期適代之制本道防禦之事比古尤緊野人連入寇掠即今賊
變已報應變之務非新進之人倉卒能辦卿之在任已臨再期寇賊之
變軍民之情靡不周知熟於區處豈可拘於常例輕有更適今欲依古
久任之意已定留卿之志毋懷去留之情安心定慮圖功攸終以副予
懷○知瑞山郡事朴茅生妻福非乃縣監任守山女也蚤喪親依父妾
小斤以居其孀兄於延小斤產也欲奸福非小斤亦令福非飲食居處
皆與於延同處使之狎昵福非告其叔德山德山曰此爾父不教於
延之過也予何爲哉乃不禁焉一日於延與母謀飲福非酒使沈醉而
奸遂有娠德山將以福非嫁茅生福非謀欲解胎而嫁辭以喪制未闕
德山固嫁之福非隨茅生至瑞山產期已逼乃詐稱病劇茅生信之令

德山率歸療疾而德山不聽福非計窮遂與於延逃後捕得鞠之俱服
將置福非絞刑福非之奴上言極陳於延強奸之狀乞減死 上覽之
命承政院曰福非之獄予亦疑之今其奴上言請免其死爾等之意以
謂何如僉曰臣等亦以為疑後雖相和初則固拒似不可加以死刑乃
議于政府曰欲免福非死沒為極邊官婢何如領議政黃喜曰後雖相
和其初強拒不宜處死然贊河演議曰初雖不從後乃相和不宜免死
上從黃喜議命減死沒為官婢刑曹判書鄭淵更啓福非失節不宜免
死請依律處死從之小竹亦處絞於延處斬德山在逃未獲乃命雖經
赦宥窮推永充間延軍役○丙戌受常參○丁亥受常參○黃陸者金
德生督也德生在 太宗時有功早死特授陸通贊纔一月拜延豐縣
監當拜辭 上命都承旨陞資還差京職○對馬州太守宗貞盛使衛
門大郎等七人來獻土宜○戊子受常參○上曰今歲凶歉與壬寅年
孰甚領議政黃喜對曰今年之歉豈過於壬寅之災乎然臣未親見故
未知其細矣 上曰今年早荒已甚矣然民之飢饉辛苦不唯今年而
已蓄儲已盡假使明年豐穰民必不能力農矣喜對曰誠如 上教
上嘆傷久之○傳旨經驗賑濟方善梗末一匙雜菜一握醬鹽各一匙

和合煮之可救一人之飢布諸失農各道編諭村民○已丑御勤政殿受朝○庚寅受常然視事○前永同縣監郭珣上言曰子有疾痛必呼父母臣有鬱結必達于上固情之不能自己者也臣之任縣去歲失農元田二千五百九十一結而其實乃九十七結人之絕食者十之八九惟草葉松皮是資其種與食皆仰還上但臣自春至夏連朔被差其於還縣之時則絕食之徒聚之如雲共曰飢餓臣以字民之任其忍翹視乎而況在縣之日小而被差之日多還上之給固不得趁時或先給而隨報或隨其菜色而分貸及其畢事還縣之日其給民之數察較於監司所給之數臣之加給米穀八百四十八石權守黃澗縣監林士德加給米穀六百二十七石乃於閏六月二十八日加給之數報于監司然臣於閏六月二十五日罷任之後特霑鴻恩秋七月初四日還任本縣監司之意以謂閏六月二十八日乃迺迺任之後而自首之遂坐以知人欲告自首之律臣愚以謂臣之到任已閱三考而皆濫居最去夏殿最亦未知高下安能預料其適任哉且本邑之距京師四百二十里閏六月二十五日之解任其能及聞於二十八日之內而自首之乎昔汲黯嘗河內失火之日受徃視之命而數河東之倉以賑貧民還請矯制之罪帝

乃釋之臣之於永同非如汲黯之於河東也臣則但以任縣之教加給於監司之給而又自首之反擬於知人欲告之律此臣之所以鬱結者也伏望諒臣愛民之情憐臣輸情之懇上令司憲府推之憲府劾啓郭珣擅給還上之罪上曰曩者黃子厚陳遵成達生亦以此事受罪其後更思倘有如南陽竹山等處之凶荒不可不急救若必傳報緩不及事雖先教後聞可矣○刑曹啓言領尹成進以催納戶籍撞殺金連律當處絞上曰雖擅自毆打乃因公務非是私憤其視殺人之罪有間矣乃減一等○辛卯親傳齊陵朔祭香祝○壬辰受常祭○親傳朔祭香祝○九月癸巳朔御勤政殿受朝○輪對○甲午受常祭視事○我國田制十束爲卜百卜爲結每五結而係之以字號分屬於各處而各驛公須田則擇膏腴之地使驛吏自耕以供使客雖度田改籍而仍給其田已有著令曩者量田之時富平府使李孝禮曾受科田字號係於東坡驛田法當仍屬於驛而孝禮改受他字孝禮幸其膏腴潛請於戶曹適孝禮之兄孝仁爲戶曹參儀佯若不知以其驛田給之孝禮之姪遂良爲京畿察訪以東坡公須田移于他處相與聘謀以成姪計孝禮遂以東坡驛田爲自家農場已五六年矣至是事覺司憲府劾之

掌令南簡啓曰孝禮等姦計已露而不輸其情請收職牒囚禁拷問
上曰姑勿囚收職牒勿問之○刑曹啓扶安囚金連私奴成萬歐殺入
禮山囚金浩南故燒人家律並該斬從之○乙未受常參○議政府啓
留後司醫學教諭依平壤黃州譯學例滿三十朔迺差從之○丙申受
常參○以李明德爲中樞院副使尹師路鈐川君金乙辛同知中樞院
事裴寅左獻納李謙之右獻納李垠慶州府尹洪師錫判閣延都護府
事前此都承旨辛引孫獻議云咸吉道會寧府平安道間延府境連野
人實我國之北門寇賊往來之要衝俱爲重鎮然會寧則境內防禦之
所不事彼賊入來之路亦少而國家猶設鎮以授重臣以爲節制使又
置判官以副之威鎮綏撫之方至矣間延則境內東西甚廣彼賊入寇
之路非一防禦實難若非重臣難以鎮服今以郡陞爲府將以授重臣
而制禦也尚以秩卑年少未更事者爲副使將旣卑矣又以土人定爲
各口子千戶偏裨又賤其於鎮撫邊境之計踈矣頃者金允壽之事足
爲鑑矣願自今間延府依會寧之例擇二品以上有威望重臣爲節制
使又令或置少尹或置判官以爲巨鎮仍以府使李宗孝爲少尹各口
子千戶擇差謹慎有勇之人令少尹判官巡行檢察以威服彼賊之心

則庶幾守必固戰必勝矣 上以此言議于大臣領議政黃喜等曰宜遣
二品以上又置判官即下吏曹以師錫爲判府事以宗孝仍爲閔廷等處
同僉節制使兼閔廷都護府判官以四品爲判官無舊例故權設同僉
節制使之銜○命停各道別進上○丁酉受常參○議政府據全羅道
監司呈啓允諸飢民若不分辦而並給賑濟則國用必乏自今有田土
及親戚可依者只給還上無所依者然後乃給賑濟且飢民彼此求食
轉徙流移因而餓莩者間或有之苟有如此者莫論親戚有無保授里
中有恒產者官給還上賑恤何如從之○戊戌御勤政殿受朝○輪對
○領中樞院事崔閔德獻議云近年以來平安之民或赴征役或築
邊城無歲休息不堪其勞平壤古城之基肇自箕子厥後未聞更築之
時生民按堵如其霖雨過多則江水汎溢入自大東門流出皇球門今
雖修築水災不可禦也若在邊圉則固不獲已不在邊圉而及今修築
是所謂不緊之役也役平壤一府之民尚且不可而况並役旁近數邑
之民哉倘有不獲已緊要之役將如之何願停平壤外城修築之役以
休民力以待邊境不虞之變實爲便益即傳旨平安道監司使之參
酌時宜今年必須可築則築之如其不緊則姑停以休本道之民○全

羅道處置使柳漢捕倭船斬首二級以進○慶尚道監司啓道內各官大小入戶私殖之穀皆以還上分給賑恤飢民從之○議政府啓備荒之物固宜預備然各官守令唯以備荒爲急嚴督甚迫已熟之穀不能趁時收藏風雨鴈鴨損害頗多至於兩麥亦不能趁節耕種願自今待秋收秋耕已畢各隨土宜以備救荒之物從之○已亥受常察視事上曰今忠清道觀察使常平義倉之說政府議之甚合予意其曰穀賤則斂之於官穀貴則散之於民之說此古人之已行已效者也是則善矣其曰收納米布各以所產之地官自懋遷以便於民之說似亦可矣而然皆未可舉行我國本無蓄積不可施斂散之法有無相換輪轉之弊亦多此法不可行矣右議政盧閑啓曰此法固不可行矣上又曰外方還上斂散甚難小給之則仰食還上者不得聊生多給之則斂之亦難今多受還上者全免之則國庫虛竭而凶年無以賑救必欲盡斂則須用鞭撻生民愁嘆益甚蓋以還上斂散之故嚴刑峻法使愁歎之聲聞于四野實爲不忍將何以處之盧閑啓曰還上須盡斂之往歲數下蠲免之恩緣此僥倖上恩淹延不納者或有之上謂判中樞許稠曰卿必料此矣昔柳廷顯常曰蠲免還上不宜於後日之計予於今日

心試之今年下道之民全失農業而賴以免死者全以前日畜積之故耳許稠對曰畜積於官將以賑給於民還上督斂何害於民上然之○平安道都觀察使朴安臣上盡謝久任○忽刺温兀狄哈加隱豆等八名八月二十五日至會寧擄男婦共九名馬一匹而去會寧節制使李澄玉令副司直孫孝恩率軍十二名追之允察管下人十三名亦從馬至無乙溪執加隱豆弟加湯其愁古等二名其所虜人馬並皆還奪都觀察使都節制使都安撫使會寧節制使會議斬二人首以司正李首來啓賜首衣二領○議政府據兵曹呈啓請徙平安南道民二百十一戶以實閭延江界理山碧潼昌城等沿邊之地從之○刑曹啓清風囚奴元萬殺人律該斬從之○庚子受常參○辛丑賜都承旨辛引孫大紅紬衣一領曰勤勞公務故特賜此衣○癸卯靜寧翁主下嫁于坡平君尹巖○甲辰傳旨戶曹今後中宮衣樹勿用十五升紬皆以十三升爲之○乙巳遣工曹佐郎崔庵宣慰全羅道處置使柳漢仍贈衣一襲以獎捕倭之功○命辛引孫徃議政府議事其一曰公私賤嫁良夫之制乃祖宗之美法不可廢也自庚戌以至于今告狀訴良者不啻千人雖間有安告者以良而淹滯者亦多若置而不決則良賤混雜

不可不正也向者卿等以爲此事非漢城府所能獨決必待別立都監
然後乃能決也然其弊甚重此言似矣予則以爲不可以立都監之小
弊廢良賤之大法也卿等擬議以啓領議政黃喜等議自庚戌至于今
七年矣官吏雖怠若每日聽理則何至今日而未決乎而况別立都監
則妄冒之徒並進而爭訟不絕矣庚戌以後已決之事載諸案籍未決
之事並不受理截自今年以後之事許令聽理則庶不廢祖宗之法
亦不失良賤之制矣申槩等議云自古受告狀而不決者未之有也宜
立限日之制過限而不見者並不受理則聽訟不煩而良賤以辨矣
上從申槩等議限三十日未見者勿令受理其二曰副司直金糖稷山
縣吏也以五兄弟冒受陳省二子免役又令其子謀欲永免其役擊鼓
上言令卿等議之皆以爲宜依元典例還本役其議固善然三丁之法
何如雖過三子只令一人免役乎無乃三人則一人免役六人則二人
免役雖至十人各以三丁免役乎予之所以問之者非欲用之於金糖
也乃欲為通例也僉曰三丁之法以文勢觀之則上教允當然臣等
嘗爲監司守令未聞如此例也上止免糖已身之役糖潛時隨從
有也○丁未親祭 健元陵遂次于炭川牧場判廣州牧使崔府判官

柳賜植來謁○議政府啓今忽刺溫加湯其等侵我邊境而邊將能遣人追捕還奪所虜人口可送宣慰別監勞慰且凡察聞變率兵馳赴其情可賞宜別行宣慰特加厚賞其孫孝思等各人令宣慰別監第其功勞以聞加湯其愁古等無因入侵虜掠人物當鞫問入侵之由及同黨之人啓聞之後行刑廣示猶爲未晚全不推覈遽爾行刑乞并推覈上更令政府各陳所懷領議政黃喜曰凡察居于會寧境內聞變馳赴固其常例也賜衣一襲亦足矣管下人等實從凡察之令耳非爲國家縱不給賞亦可也然其指路十人則邊將已給青紅絲布各一匹今不加給爲便右議政盧閑等議曰凡察遣人指路捕賊其心可賞宜賜衣一襲及三表裡其管下人雖已給綿布然邊將自賞之非國家之命也其十人及中路隨從人每一人各賜青紅木絲各一匹以礪其心何如即傳旨咸吉道都節制使都巡撫使都觀察使自古與夷狄共事者常見其禍未見其福豈可借野人之力以禦乎雖然以夷狄攻夷狄中國之利也凡察居于境內聞彼賊入寇不待請援率兵馳赴雖未知其心以外貌觀之其宣勤効忠不畏彼人之懷怨他日之報復率兵來會且令管下之人指路官軍直到無乙溪捕獲賊人又還奪所虜人物不

不賞肆賜九察衣一襲細絛紬絛布二表俚管下十人黑漆木絛衣
各一其路邊任居斡朶里之從行者亦給青紅綿布各一匹然邊事難
以遙度上項行賞卿等更議若有加有減者則臨時量宜施行又自無
乙溪至會寧府其間一百二十里程甫乙下里及路傍左右斡朶里散
住者多加隱豆等若無內應之人則豈能直入而虜掠哉且追賊時昆
赤及也吾乃等乃以加隱豆等爲正賊而直至無乙溪於元良哈三十
餘戶內的指加湯其愁古等爲賊人其勢似是相應若推同黨之人則
九察等歸附我區住居境內素有不安之心恐致騷動卿等詳知是意
賊人生擒近來所無而今卿等善謀不勞擒獲但近有忽刺温入寇聲
息累日捉囚而不推同黨及忽刺温事變卿等曾在朝廷國家大事無
不參謀事理緊緩無不諳練而不推情由急迫行刑意必不得已急時
行刑然後事勢合當耳仍賜監司鄭欽之都巡撫使沈道源都節制使
金宗瑞會寧節制使李澄玉衣酒○戊申詣 獻陵行祭○命給開慶
寺僧等米豆共四十石○庚戌受常參○歲歉停雜訟○司憲府劾啓
李孝禮濫受東坡驛位田以爲科田李遂良以察訪聽其囑托符同給
之律並杖一百命各減一等○辛亥受常參視事○癸丑受常參輪

對○慶尚道監司朴葵以病辭職不允仍賜書諭之曰向者聞卿叢中暑之證遣醫問疾今見卿之辭職審知諸證俱發予甚軫慮然今年道內凶歉非他歲之比非遍見民生多般救活之計者孰能倉卒區處以濟垂死數萬蒼生之命哉卿素抱經濟之才且畜恤民之念巡歷諸郡賑恤之事盡皆布置熟於胷中予欲賴卿以濟一方之民是以不允卿之所言病若未愈姑除巡歷郡縣權留中央之邑怡神養病允予救荒之事深思熟慮卧以處之以副予意○乙卯議政府據刑曹呈啓各司居京奴子數少不能獨當其役故以各道散住奴子稱為選上三丁爲一戶六朔相迤番上蓋欲使京外奴婢更相休息以寬力役也今旣立選上之法而居京奴婢之苦役猶故選上之奴則官吏尤不用心存恤故亦不堪其苦雇人代役六朔之價絲布十五匹無知奴子不顧後日破產之患徒以目前息肩之計至典賣牛馬田產終至失業逃散京外奴婢轉相凋弊實爲可慮今後各司選上奴子勿許代立並令本身當役仍使官吏常加存恤其居京奴子並分三番非遇多事則勿令合番每使二番立役一番輪流休息其父子兄弟同居一戶而四人以上立役者以一人爲奉是何如從之○丙辰雨雹雷電大風○受常察

視事○吳陞為知中樞院事李孟昉為藝文館大提學○命減咸吉道鏡城鍾城等處人民往年未納糴米○丁巳宗貞盛遣人來獻土宜

○前此正朝使同知中樞院事李養因官寺田昉欲改從事官憲府聞而効之 上令憲府勿推掌令南簡啓曰李養位至二品而田昉近侍日久彼豈不知直啓之有罰乎但以姦詐而故犯也霜冰之戒不可不慮雖置重刑可矣 上曰田昉李養以人情好惡相應為之則爾言可也法雖立而不行久矣豈可以小失而罪奉使之入乎勿復言之○戊午城會寧府初 上遣戶曹判書沈道源于咸吉道稱為都巡撫使與本道監司鄭欽之都節制使金宗瑞發安邊以北各官軍丁二萬三百築之周回三千九百尺高十五尺九二十五日而畢役○己未受常參視事忠清道監司鄭麟趾遭父喪都承旨辛引孫啓曰前承旨鄭奉合監司之任今當凶歉救荒之時必須壯健之人乃能巡行賑濟 上乃以奉為忠清道監司 上又曰麟趾以一道統察之任今遭父喪其致賻則例也欲特遣人致吊何如其賻物幾何而可引孫對曰其父乃縣監微者之死例不致吊今若別例致吊則自此為例而遂為法矣但麟趾本儒家生活必清寒多賜賻物可也賜米豆共十石停致吊○庚申受

常參○辛酉遣同知中樞院事李養如京師賀正 上率王世子以下文武
群臣拜表如儀就差通事金玉振管押被虜逃來吳小的等七名解送
遼東○壬戌受常參○親傳朔祭及厲祭香祝

世宗莊憲大王實錄卷第七十四

世宗孫大王寶經卷第十四

東○壬辰受命卷○

○辛酉重國中... 壬午王世子... 丁卯...

丙辰七月日議政府贊成申槩 上言臣竊惟北鄙方略不過備禦通
好討罪而已固我邊備賊不敢窺固爲善矣然平安南道赴防之軍騎
載馬人各三四匹踰大嶺則斃踣相望負擔以行及番下馬之不返者
十常七八如此者非一年深恐數年之後馬兵難繼也爲邊將者不恤
此弊嚴督調發而尚致寇掠有如近日則備禦亦甚難矣欲以通好則
須用子女玉帛可以塞其欲也國家能之乎况以螻蟻之微蜂蠆之毒
肆意侵掠我尚區區於講和乎討罪之舉惟一時勞費耳古人所謂暫
勞而永逸者也誠使行師有律而不要近功不務虛聲期於擒其酋長
肉袒軍前而後已則可以斷南道之弊可以寬北顧之憂而通好之策
亦可以馴致矣操縱在我則朝其深魁質其子弟何難之有夫其爲寇
不已者謂我雖見侮而大度包容尚加恩恤而不行征討耶深挾往年
之恨而必行報復耶饕餮無厭而利我財貨耶抑以我邊將之怠劣耶
士卒之懦弱耶而其意不出於此數者凡小人見利則敢爲不義之事
而不計後日之害矧此野賊心挾數事而顧無些小害已之患何憚而
不爲寇也彼之賊害既如此而我尚內污藏疾不與之較館待賞賚無
異前日苟有人心者宜其悔罪哀鳴求免討罪之不暇反乃益肆其毒

其視德義爲何等物也是可忍也孰不可忍也雖可忍也如吾之沿邊赤子何守邊將士何大抵制敵之方彼爲肆毒而我不示之嚴威則彼必輕我而侮之不已彼爲歸順而我不示之寬息則彼反懷逆而侵掠尤甚故必觀其勢察其變或示恩或示威使彼顛倒迷失於我之智度之中而莫知端倪然後可也今於野人示息則行之有素矣示威則僅一行之亦不能害其軀幹腹心而祇傷其皮膚毛髮矣又懼其躡後也而輜重器械馬匹棄之太半倍道奔還是非惟增其狼怒也反示懼怵而長其輕侮之心耳何可謂之示威也且古人所謂來則禦之去則勿追者衆至數十萬雄據大地而相去遼隔者也曾謂此等叢爾小寇隔一江水鼠竊狗偷者耶不然則有苗不服而舜征之獯狁孔熾而周宣六月興師淮夷徐戎并興而伯禽征之古今美之何也臣竊觀朝議不及討罪者必憚於大舉也惟此么麼之寇之討何必大舉也識者曰用精勇數千人如拾芥耳蔑不濟矣然易而輕舉兵家之戒也當熟籌之然後可毅也今滿住既行寇賊規免其罪繼以遣人其計亦甚狡矣其作賊之由不可不問既問之則其使不可不留近來殺掠人口馬牛殆至數百矣若又厚其來使優其回禮以遣之則是賞其入寇也願拘其

使但還其介一人云待滿住前後所擄人口馬牛盡數發還交割邊將
然後今所遣人方聽其還使人往還反覆致詰則入寇之謀或可沮喪
矣如或更肆傑驚而不肯歸款則是自啓兵端而我之師尤直而壯矣抑
以爲留其使而遽激其怒不可則又有可行者焉滿住所遣六人而一
人力求而來一人不告潛來其言雖未可信其欲相通之意未嘗無也
今彼來聘連絡而我絕不遣人彼之卑微奸狡雖不宜交好然其來使
旣不却而容待優厚則遣人以答有何不可臣願廣選有謀略勇悍數
人稱爲報聘或賚賞賜同其使以遣道達交好之意因而往返雜沓誘
以入朝之意則或躬自來朝或遣子入侍勢所當然雖未得此猶可以
審其居處形止及其衆寡虛實又徐觀其欲附我之輩密誘以授職厚
待之利則其有窮困者勢將來赴而彼之情狀凡百謀爲可以悉矣今
又童豆里夫化棄妻子來奔其言滿住施爲雖若有不直然久留則必
吐其實矣又自言窮困固求投化則何必強遣也臣恐強遣此人則後
無來者矣後無來者則何由訶彼之聲息也彼有信義則叛臣逃吏固
當還也觀其所爲則不必以信義報之也不欲制敵則已如欲制敵則
自彼來者須多方以致之重賞以招之用之爲反間用之爲謀人因以

識其山川形勢夷險道路迂直遠近交互往來聲言大舉討罪詞彼有備已而不行如此數四則彼必急而不備然後乘閒抵隙潛師往襲可以得志矣議者曰滿住之類爲我藩籬故忽刺溫不敢近若討滿住使之遠遁則忽刺溫移來邊患尤劇矣臣未知忽刺溫地面相去遠近夷險又未知其居止遷徙之狀何可妄議然以理勢觀之忽刺溫誠欲徙居則視滿住如奴隸耳豈畏滿住百數尋羸之卒乎且忽刺溫時居窟穴不知其幾年耶無隣寇無大患而棄其舊土恐不然也若以侵我爲利則去年正月被滿住引導來侵間延無所得而去反以滿住爲欺誑而詬之厥後縱有言其來者皆滿住輩假托給我耳非其實也此亦不利寇我之一驗也且入寇邊疆縱意殺掠至于累數而不已者謂之藩籬可乎今觀烏夷或有粗知禮義之一端者待之以禮義猶可也殺其父母禽獸不爲而獨梟獍爲之野人父老則射殺之即梟獍也然則以禮義待野人何以異於馴梟獍以禮義哉昔宋襄公及楚人戰于泓不扼人於險不鼓不成列而致大敗春秋深貶之以其飾小名而昧大德也然則與敵國戰而用小禮以致敗聖人尚貶之况以待梟獍之類而規規於禮義則是反失於禮義矣不惟人非之天亦厭之矣今歲旱災

大甚動衆之舉固不可議然臣非以不計歲之豐歉勢之緩急而遽欲
行伏特以國家臣於安靜允待隣寇惟用禮義而舉兵討罪挫其狂悻
永康邊民之計則不逞及焉故敢此言之今彼賊其酋不智於平安必
邊之守其徒不衆於平安小縣之人其驍勇不能過平安諸翼之率其
兵革之多與其堅利不及平安一郡之戡然而我之見悔不已何也在
於邊將非其人也苟得其人則閩外小寇之討都節制使得以行之一
道之力可以破之其指揮不必盡出於朝也其軍卒不必煩於他道也
如有乘時應機之勢則不俟朝命而行亦可也昔漢趙充國將四萬騎
出屯九郡而匈奴十餘萬騎聞之引去唐李德裕出鎮劍南西川建籌邊
樓築伏羲等城而二邊浸懼南詔請還俘掠四萬人其事至大其功甚
偉而未聞方略皆出於廟議也且今邊防法禁嚴密故邊將雖欲出奇
應變而畏縮首尾不得自由凡遇事變必稟於朝夫機會變於斯須而
千里之外需待回降往還之期殆踰旬月而事機已失矣何由得成奇
功也伏望明勅謀臣與邊將常以制敵洒恥爲事念茲在茲卧薪嘗膽
先大體而後姑息用群策而廣謀略遵養時晦相時以動而邊將鎮將
如有奇謀良策可以致決機成功之勢則審緩急酌輕重先發後聞期

以克捷而又使之勿拘於小信小禮而純用直道以爲侮於小寇也臣
又竊念如當動衆則不可不喻以徃討之意願申命主將臨發誓衆
曰野賊頑凶侵搦肆毒至于數四遂使邊民子失其父妻失其夫資財
畜產爲之一空嗟怨之聲上聞于天聖上閔念無辜沉沒小賊上告
天子已蒙俞允遂命臣某督率三軍徃討醜類爾其明聽誓辭爾之用
命不用命簡在天心賞罰嚴明絲不差也臣某親奉 上旨有曰擒殺
賊魁者賞爵陞五等擒殺子弟者陞四等擒殺壯勇者陞三等擒殺平
人者驗人數差等陞擢鄉吏驛子益干公私賤口有殊功者亦免役賞
職俱給賊人家財如臨陣對敵進退坐作一率所令則當於軍前戮之
無赦爾其聽之以之宣令三軍則人百其勇爭奮竭力而赴鬪矣臣認
蒙殊恩夙夜思奮欲報涓埃然才劣識淺無所建明惟有奉公盡瘁誓
以死耳故遇有事機或出愚見或得異聞不暇取舍輒以陳獻以備芻
蕘伏惟 聖裁臣痛憤之至不覺言煩冒瀆 天威誠惶誠恐昧死以言

天順七年三月日領春秋館事臣申叔舟監春秋館事臣權掣知
春秋館事臣崔恒臣魚孝瞻同知春秋館事臣李克堪臣梁誠之

全謹奉

傳旨添附于此

於言恭州十七

海鮑本

(B)
732.55
4724
[v.4]
no.23
0163681

昭和五年九月十五日印刷
昭和五年九月二十日發行

(景李朝實錄太白山本)

京城帝國大學法文學部

京城府蓬萊町三丁目六十二・三番地

印刷所 朝鮮印刷株式會社

(B)
732.55
4724
[v.4]
no.23